元本

歸安姚氏咫進齋藏書

長興張林憲題

循吏傳第二

晉

魯芝

杜軫

王宏

潘京

丁紹

鄧攸

宋

胡威

竇允

曹攄

范晷子廣

喬智朗

吳隱之

吉翰

申怙 胤兄坦

阮長之 子師門

南齊

傅琰 王洸 沈瓚之 周洽 琰子翽 虞愿

王洪軌 季珪之

梁

沈瑀

孫謙 從子廉

范述曾 丘師施

何遠

杜驥 兄坦

杜慧慶 父瑗 擅和之 子弘文

甄法崇 孫彬

郭祖深

後魏

張恂 孫蕤 年

宋世景

閻慶胤

張膺

路邕

明亮

裴佗

羊敦

杜纂

竇瑗

蘇淑

北齊

張華原
郎基
崔伯謙
房豹

隋

梁彥光 子文謙 文讓
趙軌
公孫景茂
柳儉 郭絢 敬肅 劉曠

宋世良
孟業
蘇瓊
路去病

樊叔畧
房恭懿

辛公義

王伽
魏德深

晉

魯芝字世英扶風郿人也世有名德爲西州豪族父爲郭汜所害芝襁褓流離年十七乃移居雍聽思墳籍郡舉上計吏州辟別駕魏車騎將軍郭淮爲雍州刺史深敬重之舉孝廉除郎中會蜀相諸葛亮侵隴右淮復請芝爲別駕事平薦於公府辟大司馬曹眞眞掾轉臨淄侯文學鄭袤薦於司空王朗朗即加禮命後拜騎都尉參軍事行安南太守遷尚書郎曹眞出督關右又參大司

馬軍事眞憲宣帝代焉乃引芝參驃騎軍事轉天水太守郡鄰于蜀數被侵掠户口減削盜賊充斥芝傾心鎮衛更造城市數年間舊境悉復遷廣平太守天水夷夏慕德老幼赴闕獻書乞留芝魏明帝許焉仍策書加歎勉以黃鉞之美加討寇將軍曹爽輔政引爲司馬及宣帝起兵誅爽爽之亞率餘衆犯門斬關馳出赴爽勸爽曰公居伊周之位一旦以罪見黜雖欲牽黃犬復可得乎若挾天子保許昌挾天威以羽檄徵天下兵孰敢不從捨此而去欲就東市豈不痛哉爽惛惑不能用遂委身受

戮芝坐爽下獄當死而口不訟直志不苟免宣帝嘉之赦而不誅俄而起爲使持節領護匈奴中郎將振威將軍并州刺史以綏輯有方遷大鴻臚高貴鄉公即位賜爵關內侯邑二百户毋丘儉平隨例增二百户拜揚武將軍荆州刺史諸葛誕以壽春叛文帝奉魏帝出征徵兵四方芝率荆州文武以爲先驅誕平進爵武進亭侯增邑九百户遷大尚書掌刑理常道鄉公即位進爵蠶城縣侯又增邑八百户還監書監青州諸軍事振武將軍青州刺史轉平東將軍五等建封陰平伯武帝踐阼轉鎮

東將軍進爵爲侯帝以芝清忠履正素無居宅使軍兵爲作屋五十間芝以年及懸車告老遜位章表十餘上於是徵爲光祿大夫位特進給吏卒門施行馬羊祜爲車騎將軍上表以位讓芝詔不許芝泰始九年卒年八十四帝爲舉哀賻贈有加謚曰貞賜塋田百畝

胡威字伯虎一名質淮南壽春人也父質以忠清著稱少與鄉人蔣濟朱績俱知名於江淮間仕魏至征東將軍荆州刺史威早厲志尚質之爲荆州也威自京都定省家貧無車馬僮僕自驅驢驢量行每至客舍躬放驢取蕘炊爨食畢後隨侶進道既至見父停廐中十餘日告歸父賜絹一疋爲裝威曰大人清高不審於何得此絹質曰吾俸祿之餘以爲汝糧耳威受之辭歸質帳下都督先威未發請假還家陰資裝於百餘里要威爲伴每事佐助行數百里威疑而誘問之既知乃取所賜絹與都督謝而遣之後因他信以白質質杖都督一百除吏名其父子清愼如此於是名譽著聞拜侍御史歷南鄉侯安豐太守遷徐州刺史勤於政術風化大行後入朝武帝語及平生因嘆其父清謂威曰卿孰與父清對曰

臣不如也帝曰卿父以何爲勝邪對曰臣父清恐人不知是臣不及遠也帝以威言直而婉謙而順累遷監豫州諸軍事右將軍豫州刺史入爲尚書加奉車都尉威嘗議時政之寬帝曰尚書郎以下吾無所假借威曰臣之所陳豈在丞郎令史正謂如臣等輩始可以肅化明法耳拜前將軍監青州諸軍事青州刺史以功封平春侯太康元年卒于位追贈使持節都督青州諸軍事鎮東將軍餘如故謚曰烈子幸嗣弈字次孫仕至平東將軍威弟熊字季緯亦有

史妥東將軍

杜軫字超宗蜀郡成都人也父雄縣竹令軫師事譙周博涉經書州辟不就爲郡功曹吏時鄧艾至成都軫白太守曰今大軍來征必除舊布新明府宜避之此全福之道也太守乃出艾果遣其參軍鄧弘閻軫前守所在軫正色對曰前守達去就之機輒出自官舍以俟君子弘器之命復爲功曹軫固辭察孝廉除建寧令導以德政風化大行夷夏悅服秩滿將歸羣蠻追送賂遺甚多軫一無所受去郡初至又除池陽令爲雍州

十一郡甯百姓生爲立祠得罪者無怨言累遷尚書郎博聞廣涉奏議駁論多見施用時洽人李驤亦爲尚書郎與軰齊名每有議論朝廷莫能踰之號蜀有二郎軰後拜犍爲太守甚有聲譽當遷會病卒年五十一子毗毗字長基州舉秀才成都王穎辟大將軍掾遷尚書郎參太傅軍事及洛陽覆沒毗南渡江王敦表爲益州刺史將與宜都太守柳純共固白帝杜弢遣軍要毗遂遇害毗弟秀字彥穎爲羅尚主簿州沒爲氐賊所得欲用爲司馬不受見害毗次子弘舉秀才

政事察孝廉歷平康安陽令所居有異績遷衡陽太守聞軰亡因自表兄子幼弱去官詔轉犍爲太守蜀土榮之後遷湘東太守爲成都王穎郎中令病卒烈弟良舉秀才除新都令涪陵太守不就補州大中正卒

賁允字雅始平人也出自寒門清尚自脩少仕縣稍遷郡主簿察孝廉除浩亹長政勸課田蠶平均調役百姓賴之遷謁者泰始初詔書旌其清白拜臨水令克已勵俗政脩政事士感服咸歌詠之遷鉅鹿太守甚有政績卒於官

三宏字正宗高平人魏侍
累遷尚書郎歷給事中泰
家耕桑樹藝屋宇阡陌莫
有殊績司隸校尉石鑒上言
天下賜宏穀千斛俄遷衛
更爲苛碎坐桎梏罪人以泥
塗塗面置深坑中餓不與
食又擅縱五歲刑以下二十
累有政績聽以贖論太康中
檢察士庶使車服異制庶人
不得衣紫綾及綺繡錦

泰之從孫也魏時辟公府
初爲汲郡太守撫百姓如
躬自教示曲盡事宜在郡
政術武帝下詔褒揚布告
河南尹大司農無復能名
壁塗面置深坑中餓不與
一人爲有司所劾帝以宏
代劉毅爲司隸校尉於是

帝常遣左右微行觀察風俗宏
和服至褒發於路論者以爲
復坐免官後起爲尚書太康
年卒追贈太常

曹攄字顏遠譙國譙人也祖
好學善屬文太尉王衍見而
之謂曰臨終當以後事屬
攄之密自殺親當營葬婦
已誣獄當決遷值攄到攄
實時稱其明獄有死囚歲

致此非所如何新歲人情皆
皆涕泣曰若得暫歸死無
還掾吏固爭咸謂不可憲曰
爲諸君任之至日相率而
聖君入爲尚書郎轉洛陽令
大雨雪宮門夜失行馬暴
士衆官咸謂不然憲曰宮
門士以燎寒耳詰之果服
王冏輔政憲與左右心俱爲訹
重豈不欲暫見家邪衆因
也憲即開獄出之旦日令
此雖小人義不見負我自
並無違者一縣嘆服號曰
仁惠明斷百姓懷之時天
檢察莫知所在憲使收門
禁嚴非外人所敢盜必是
病去官復爲洛陽令及惡
冏嘗勑留還政歸藩

不納尋轉中書侍郎長沙王乂以爲驃騎司馬乂敗免
因丁母憂東海帝末起爲襄城太守時襄城屢經寇難
綏懷振理旬月尅復永嘉二年高密王簡鎮襄陽以
爲征南司馬其年流人王逌等聚衆屯冠軍寇畧城
已簡遣參軍崔曠討之令憲督護曠奸凶人也誘憲前
期爲後繼既而不
吏及百姓並奔喪
西京字世長武陵漢壽人
器之嘗問曰書郎何以
逌與逌戰于酈縣軍敗死之
號是郎路如赴父母焉
冠部辟主簿太守趙廣
武陵沅宗曰酈郡本名義陵

宸陽縣界與夷相接數為所攻光武時移東出遂得完安議易號傳曰干戈為武詩稱高平曰陵於是名為州所辟召見問策擇得不孝字剝史戲言曰辟為不孝邪立小舉版答曰今察忠臣不得復為孝子其辭皆此類太廟立州郡皆遣使賀言白太守曰夫廟立私主應問訊不宜賀遂遣言作文使詣京師為之玄亦仍舉秀才到洛陽尚書令樂廣言州人也共談累日深嘆其才因謂言曰君天才過人恨不學耳學必為一代談宗言感其言遂勤學不倦時武陵太守襄陽守戴昌亦善談論與言共談言假借之昌以為不如己天而遣之令過其子若思言方極其言論昌竊聽之乃罷曰子不可假遂父子俱西焉歷巴丘邵陵泉陵三京於政術路不拾遺遷桂陽太守未就歸家年五十卒

夏守彥長陽順陽人也少游學清河遂徙家僑居命為五官掾歷河內那守調補上谷太守遭喪朔太守甚有政能善於之官後為司徒左長史轉撫百姓愛悅之徵拜少府

爲涼州刺史轉雍州十一時西土荒毀氐羌蹈藉田桑
八收百姓困弊晏傾心化導勸以農桑所部甚賴之元
屎中加左將軍卒於官二子庶廣維廣字仲將舉孝廉除
霊壽令不之官姊適孫氏早亡有孫名邁廣召以南奔
雖盜賊艱急終不棄之元帝承制以爲堂邑令丞劉榮
至事當死郡劾以付縣榮即縣人家有老母至節廣輒
耶心斷是還縣榮亦如期而反縣堂爲野火所及榮脫械救火
爭畢還自縛後大旱米貴廣散私穀振飢人至數千
解遠近流寓歸投之戶口十倍卒於官維少知名辟大

將軍掾早卒子汪別有傳
丁紹字叔倫譙國人也少開朗公正早歷清官爲廣平
太守政平訟理道化大行于時河北騷擾靡有完邑而
廣平一郡四境乂安是以皆悅其法而從其令及臨漳
被圍南陽王模筈急紹率郡兵赴之模賴以獲全模感
紹恩生爲立碑遷徐州刺史士庶攀戀慕附如歸未之
官復轉荆州刺史從車千乘南渡河至許時南陽王模
爲都督留紹啓轉爲冀州刺史到鎮率州兵討破汲桑
有功加寧北將軍假節監冀州諸軍事時境内羯賊爲

憲紹招而誅之號爲嚴肅河北人畏而愛之紹自以爲才足爲物雄當官莅政每事克舉視天下之事若運於掌握遂慨然有董正四海之志矣是時王浚盛於幽州苟晞盛於青州然紹視二人蔑如也永嘉三年暴病而卒臨終嘆曰此乃天亡冀州豈吾命哉懷帝策贈車騎將軍

喬智明字元達鮮卑前部人也少喪二親哀毀過禮長而以德行著稱成都王頴辟爲輔國將軍頴之敗趙王倫也表智明爲殄寇將軍隆慮共二縣令二縣愛之爲神君部人張允爲父報仇母老單身有妻無子智明愍之停其獄歲餘念允將妻入獄兼陰縱之人有勸允逃者允曰有君如此吾何忍累之縱吾得免作何面目視息世間於獄產一男會赦得免其仁感如是惠帝之伐鄴也頴以智明爲折衝將軍參丞相前鋒軍事智明勸頴奉迎乘輿頴大怒曰卿名曉事投身事孤主上爲羣小所逼將加非罪於孤卿奈何欲使孤束手就刑邪共事之義正若此乎智明乃止尋屬永嘉之亂仕於劉曜

鄧攸字伯道平陽襄陵人也祖殷亮直謇正鍾會伐蜀奇其才自龜池令召爲主簿賈充伐吳請殷爲長史後授皇太子詩爲淮南太守夢行水邊見一女子猛獸自後斷其盤囊占者以爲水邊有女汝字也斷盤囊者新獸頭代故獸頭也不作汝陰當作汝南也果遷汝陰太守後爲中庶子攸七歲喪父盡哀及祖母居喪九年以孝致稱清和平簡貞正寡欲少孤與弟同居初祖父殷有賜官物攸受之後太守勸攸去王官欲舉爲孝廉攸曰先人所賜不可改也嘗詣鎮軍賈混混以人設事示攸使決之攸不視曰孔子稱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混奇之以女妻焉躭灼然二品爲吳王文學歷太子洗馬東海王越參軍越欽其爲人轉爲世子文學吏部郎越弟騰爲東中郎將請攸爲長史出爲河東太守永嘉末沒于石勒然勒宿忌諸官長二千石聞攸在營馳召將殺之攸至門門幹乃攸爲郎時幹識攸攸求紙筆作辭幹候勒和悅致之勒重其辭乃命勿殺勒長史張賓先與攸比舍重攸名操因稱攸于勒勒召幕下與語悅之以爲參軍給車馬勒每東西置攸車營中勒

夜禁火犯之者死攸與胡鄰穀胡夜失火燒車吏按問胡乃誣攸攸度不可與爭遂對以弟婦散發溫酒爲辭勤赦之既而胡人深感自陳詣勤以明攸而陰遣攸馬驢諸胡莫不歎息宗敬之石勒過洄水攸乃斫壞車以牛馬負妻子而逃又遇賊掠其妻馬步走擔其兒及其弟子綏度不能兩全乃謂其妻曰吾弟早亡唯有一息理不可絕止應自棄我兒耳幸而得存我後當有子妻泣而從之乃棄之其子朝棄而暮及明日攸繫之於樹而去至新鄭投李矩三年將去而矩不聽苟組以爲陳

郡汝南太守愍帝徵爲尚書左丞長水校尉皆不果就後密捨矩去投苟組於許昌矩深恨焉久之乃送家屬還攸攸與刁協周顗素厚遂至江東元帝以攸爲太子中庶子時吳郡闕守人多欲之帝以授攸攸載米之郡俸祿無所受唯飲吳水而已時郡中大飢攸表賑貸未報乃輒開倉救之臺遣散騎常侍桓彝虞騷慰勞飢人觀聽善不乃勑攸以擅出穀俄而有詔原之攸在郡刑政清明百姓歡悅爲中興良守後稱疾去職郡常有送迎錢數百萬攸去郡不受一錢百姓數千人號臺攸船

不得進攸乃小停夜中發去吳人歌之曰統如打五鼓雞鳴天欲曙鄧侯拖不留謝令推不去百姓諳言室乞留一歲不聽拜侍中歲餘轉吏部尚書言蔬食弊衣周急賑乏性謙和善與人交賓無貴賤待之若一而頗敬媚權重永昌中代周顗爲護軍將軍太寧二年王敦反明帝密謀起兵乃遷攸爲會稽太守初王敦伐都之後甲外兵數每月言之於敦攸已出在家不復知護軍事有惡攸者誣攸尚白敦兵數帝聞而未之信轉攸爲太守時帝南郊攸病不能從車駕過攸問疾攸力病出拜有司奏攸不堪行郊而拜道左坐免攸每有進退無喜慍之色父之遷尚書左僕射咸和元年卒贈光祿大夫加金章紫綬祠以少牢攸棄子之後妻不復孕過江納妾甚寵之訊其家屬說是北人遭亂憶父母姓名乃攸之甥攸素有德行聞之感恨遂不復畜妾卒以無嗣時人義而哀之爲之語曰天道無知使鄧伯道無兒弟子綏服攸喪三年

吳隱之字處默濮陽鄄城人魏侍中質六世孫也隱之美姿容善談論博涉文史以儒雅標名弱冠而介立有

清操雖日晏歡敘不享非其粟儻名無儲不取非其道
年十餘丁父憂每號泣行人爲之流涕事母孝謹及其
執喪哀毀過禮家貧無人鳴鼓每至臨哭之時常有雙
鶴鳧唳及祥練之夕復有羣鷹俱集時人咸以爲孝感
所至嘗食鹹菹以其味旨擬而棄之與太常韓康伯鄰
居康伯母殷浩之姊賢明婦人也每聞隱之哭聲輟飧
投箸爲之悲泣既而謂康伯曰汝若居銓衡當舉如此
輩人及康伯爲吏部尚書隱之遂階清級解褐輔國功
曹轉參征虜軍事兄坦之爲表眞功曹眞敗將及禍隱
之詣桓溫乞代兄命溫矜而釋之遂爲溫所知賞拜奉
朝請尚書郎累遷晉陵太守在郡清儉妻自負薪入爲
中書侍郎國子博士太子右衛率轉散騎常侍領著作
郎孝武欲用爲黃門郎以隱之貌類簡文帝乃止尋守
廷尉祕書監御史中丞領著作如故遷左衛將軍雖居
清顯祿賜皆須親族冬月無被嘗澣衣乃披縶勤苦同
於貧庶廣州包帶山海珍異所出一篋之寶可資數世
然多瘴癘人情憚焉唯貧窶不能自立者求補長史故
前後刺史皆多黷貨朝廷欲革嶺南之弊以隱之爲龍

驤將軍廣州刺史假節領平越中郎將未至州二十里地名石門有水曰貪泉飲之者懷無厭之欲隱之既至語其親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越嶺喪清吾知之矣乃至泉所酌而飲之因賦詩曰古人云此水一歃懷千金試使夷齊飲終當不易心及在州清操逾勵常食不過菜及乾魚而已帷帳器服皆付外庫時人頗謂其矯然亦始終不易帳下人進魚每剔去骨存肉隱之覺其用意罰而默焉元興初詔嘉美之進號前將軍賜錢五十萬穀千斛及盧循寇南海隱之率厲將士固守彌時長子曠之戰沒循攻擊百有餘日隱之城敗火林火燒三千餘家死者萬餘人城遂陷隱之攜家累出欲奔還都為循所得循表朝廷以隱之黨附桓溫宜加裁戮詔不許劉裕與循書令遣隱之還父方得反歸舟之日裝無餘資及至數畝小宅籬垣仄陋內外茅屋六間不容妻子劉裕賜車牛更為起宅固辭尋拜度支尚書太常以竹蓬為屏風坐無氈席後遷中領軍清儉不革每月初得祿裁留身糧其餘悉分賑親族家人紡績以供朝夕時有困絕或并日而食身常布衣不完妻子不霑寸祿義熙

八年請老致事優詔許之授光祿大夫加金章紫綬賜錢十萬米三百斛九年卒追贈左光祿大夫加散騎常侍隱之清操不渝屢被褒飾致事及於身沒當蒙優錫顯贈廉士以爲榮初隱之爲奉朝請謝石請爲衛將軍主簿隱之將嫁女石知其貧素遣女必當率薄乃令移廚帳助其經營使者至方見裸婢牽犬出賣之此外蕭然無辦後至自番禺其妻劉氏齎沉香一斤隱之見之遂投於湖亭之水子延之復勵清操爲鄱陽太守延之弟及子爲郡縣者常以廉慎爲門法雖才學不逮隱之而孝悌潔敬猶爲不替

宋

吉翰字休文馮翊池陽人也初爲龍驤將軍劉道憐參軍隨府轉征虜左軍參軍隨道憐北征廣固賜爵建城縣五等侯參武帝中軍軍事臨淮太守復爲道憐驃騎中兵參軍從事中郎爲將佐十餘年清謹勤正甚爲武帝所知賞元嘉中歷位梁南秦二州刺史徙益州刺史加督在任著美績甚得方伯之體論者稱之累遷徐州刺史監徐兗二州豫州梁郡諸軍事時有死罪囚典籤

意欲活之因翰入關齎呈其事輸忻訖語令且去明可
更呈明旦典籤不敢復入呼之乃來取昨所呈事視訖
謂曰卿意欲宥此囚死命昨於齋坐見其事亦有心活
之但此囚罪重不可全貸既欲加恩卿當代任其罪因
命左右收典籤付獄殺之原此囚生命其刑政類如此
自下畏服莫敢犯禁卒於官
杜驥字慶世京兆杜陵人也高祖預晉征南將軍曾祖
眈避難河西因仕張氏苻堅平涼州父祖始還關中兄
坦頗涉史傳武帝平長安席卷隨從南還元嘉中文帝
任遇坦甚厚歷後軍將軍青冀
徐兗刺史 歲入南
朝廷常以優荒遇之雖復人才下
劣每為清途所隔坦
常以此慨然嘗與文帝言及史籍上
同金日磾忠孝淳
深漢朝莫及恨今世無復此輩坦曰日磾忠美誠如
聖詔假使出于今世養馬不暇辯見知上變色曰卿
何量朝廷之薄也坦曰請以臣
之臣本中華高族亡
高祖因晉氏喪亂播遷涼土世
爵承不殞其舊直以
南度不早便以荒僻賜隔日磾矣自為牧圉便超入
內侍齒列名賢聖朝雖復拔才臣恐未必能也上默然

北土舊法閉疾必遣子弟驥年
華子玄有高名見而異之以女
安辟爲主簿累遷長沙王義欣
年隨到彥之入洛加建武將軍
彥之使驥守洛陽洛陽城不治
敗退驥欲棄城走慮爲文帝所
虛舊器南還一大鍾墜洛水中
夫領千五百人迎致之時聞夫
乃遣使紿之曰虜既北度洛
堅固軍糧又足所乏者人耳君
功既立取鍾無晚從聞夫信之
可守又無糧食於是引衆去驥
欲以死固守緣從聞夫入城便走
怒使建威將軍鄭順之殺從聞夫
人勇果有氣力宋偏裨小將莫
七年出爲青冀二州刺史在任
義熙至于宋末刺史唯羊穆之
徵爲左軍將軍兄垣代爲刺史

十二父使候同郡韋華
馬桂陽公義真鎮長
後軍錄事參軍元嘉七
魏撤河南戍悉歸河北
既久又無糧食及彥之
詵初武帝平關洛致鍾
勢弱今脩理城池並已
士以爲榮焉垣長子

琬爲員外散騎侍郎文帝嘗有詔勑坦琬輒開視信
未及發又追取之勑函已發大將推檢上遣主書詰責
驥并檢開函之主驥答曰開函見臣第四息季文伏待
刑坐上特原不問卒官驥第五子
以軍功封邵陽縣男尋坐巧妄
王禕謀反事拜給事黃門侍郎
侍幼文所莅貪殘家累千金與
又並與阮佃夫厚善佃夫既死
輒在幼文門墉間聽其弦管積

宿衛兵誅幼文勑超之等皆
申怙字公休魏郡魏人也曾
廣固怙父宣宣從父兄子坦
武帝踐阼拜太中大夫宣元
兄謨與朱脩之守滑臺魏
太守怙初爲驃騎劉道憐
宮殿中將軍度還臺真省十
二郡太守所至皆有政績
遷接任榛屢被寇抄怙到任

真不意悉皆禽殄元嘉十二年遷督青東平濟北三郡諸軍事太山太守威惠兼著吏民便之二十一年冀州刺史加督明年加濟南太守孝武踐阼爲青州刺史尋加督齊地連歲興兵百姓鄙弊怙防禦邊境勸課農桑二十三年閒遂皆優實性清約頻歷二州郡妻子不免飢寒世以此稱之後拜豫州刺史以疾徵還道卒死之日家無遺財子寔南譙太守謨子元嗣海陵太守元嗣弟謙臨川內史坦以孝建初爲太子右衛率徐州刺史大明元年魏攻兗州孝武遣太子左衛率薛安都東陽太守沈法系北捍至兗州魏軍已去坦建議任榛亡命屢犯邊人今軍出無功宜因此翦撲上從之亡命先已聞知舉村逃走安都法系坐白衣領職坦棄市羣臣爲請莫得將行刑始興公沈慶之入市抱坦慟哭曰卿無罪爲朝廷所誅我入市亦當不久市官以白上乃原其生命繫尚方尋被宥復爲驍騎將軍疾卒子令孫明帝時爲徐州刺史討薛安都行至淮陽即與安都合弟闡時爲濟陰太守戍睢陵城奉順不同安都攻圍不能尅會令孫至遣往睢陵說闡闡

降殺之令孫亦見殺

杜慧度交阯朱戴人也本屬東北曾祖元爲寧浦太守遂居交趾父瑗字道言仕州府爲日南九德令初九眞太守李遜父子勇壯有權力威制交土聞刺史滕遐之當至分遣二子斷過水陸要津瑗收衆斬遜州境獲寧後林邑王范達陷日南九眞遂寇交阯瑗討破之授龍驤將軍交州刺史武帝義旗建進號冠軍將軍盧循竊據廣州遣使通好瑗斬之義熙六年卒年八十四贈右將軍慧度瑗第五子也初爲州主簿流民都讓

遷九眞太守瑗交干歐州綱佐以交州土接蠻境不宜曠職共推慧度行州府事辭不就七年除交州刺史詔書未到其年春盧循寇破合浦徑向交州慧度乃率文武六千人距循於石碕世祖之循雖破餘黨皆習兵事李遜子孫李奔李移李脫等皆奔竄石碕盤結俚僚各有部曲循知亦并等與杜氏有怨遣使招之亦并等受循節度六月庚子循晨造南津令二軍入城乃食慧度悉出宗族私財以充勸賞自登高艦合戰放火箭燒循船循衆艦俱然一時潰散循中箭赴水死遂斬循及父暇并循二

子並傳首京師以功封龍編縣侯武帝踐阼進號輔國將軍其年率文武萬人南討林邑所殺過半其前後抄略大象金銀古貝等乃釋之遣長史江攸奉表獻捷慧產弟帝衣蔬食儉約質素能彈琴頗好莊老禁斷淫祀崇修學校歲荒民飢則以私祿賑給為政纖密有如治家由是威惠沾洽奸盜不起乃至城門不夜閉道不拾遺卒追贈左將軍以慧度長子弘文為振遠將軍交州刺史初武帝北征關洛慧度版弘文行九真太守至是繼父為刺史亦以寬和得衆

襲爵龍編侯元嘉四年文帝以弘文被徵會得重疾牽以就路親舊見其患篤勸待病愈弘文曰吾世荷皇恩被三世常欲投軀帝庭以報所荷況親被徵命而可晏然者乎弘文母阮年老見弘文輿疾就路不忍別與到廣州遂卒臨死遣弟弘猷詣建鄴朝廷甚哀之孝建中以豫章太守檀和之為豫州刺史和之先歷始興太守交州刺史所在有威名盜賊屏迹每出獵猛獸伏不敢起阮長之字景茂一字善業陳留尉氏人也祖思曠金紫

光祿大夫父普驃騎咨議參軍長之年十五喪父有孝性每哭哀感路人除服食者猶積載閑居躭學未嘗有惰容初為諸王參軍母老求補襄垣令督郵無禮鞭之去職後拜武昌太守時王弘為江州雅相知敬引為車騎從事中郎元嘉九年遷臨川內史以南土卑濕母年老非所宜辭不就十一年除臨海太守在官常擁敝絮至郡少時母亡葬畢不勝憂十四年卒時郡縣田祿以芒種為斷此前亡者則一年秩祿皆入後人始以元嘉末改此科計

分祿長之為武昌太守時在元嘉

之初及去郡代人未至以芒種前一日解印綬初發京師親故或以器物贈別得便緘錄後歸悉以還人為中書郎直省夜誤着鄰省屐出閤依事自列門下門下以閤夜人不知不受列長之固遣送之曰一生不悔閤室所莅官皆有風政為後人所思宋世善言政者咸稱之文帝深惜之曰景茂方堪大用豈直以清苦見惜子師門原鄉令元嘉初文帝遣大使巡行四方兼散騎常侍王歆之等上言宣威將軍陳南頓二郡太守李元德清勤均平姦盜止息彭城內史魏恭子廉惜脩慎在公忘

私安約守儉久而彌固前宋縣令成浦為政寬濟遺詠在人前鯛陽令李熙國在事有方人思其政故山桑令何道自少清廉白首彌勵應加褒賚以勸千後各被褒賜歆歎之字叔道河東人曾祖愆期有名晉世官至南蠻校尉歆歎之位左户尚書光祿大夫卒官

甄法崇中山人也父匡位少府卿以清簡法崇永初中為江陵令在任嚴整縣境肅然千時南平繆士通為江安令卒官至其年朱法崇在聽事士通前見法崇知其已亡愕然未言坐定云卿縣人宋雅見負米二千餘石不還令兒窮弊不自存故自訴法崇因命以受為辭因遜謝下席而法崇為問宋家很狽輸送太守王華聞而歎美之法崇孫彬彬有行業鄉黨稱善嘗以一束苧就州長沙寺庫質錢後贖苧還於苧東中得五兩金以手巾裹之彬得送還寺庫道人驚焉云近有人以此金質錢時有事不得舉而失檀越乃能見還輒以金半仰酬往復十餘彬堅然不受因謂曰五月披羊裘而負薪豈拾遺金者耶卒還金梁武帝布衣時聞之及踐阼以西昌侯藻為益州刺史乃以彬為府錄事參軍帶郫縣令將行

同列五人帝誡以廉愼至彬獨曰卿昔有還金之美故不以此言相屬由此名德益彰及在蜀禮之甚厚云

南齊

傳琰字季珪北地靈州人也曾祖弘仁宋武帝之外弟以中表歷顯官位太常卿祖劭字彥先員外散騎侍郎父僧祐山陰令有能名琰美姿儀仕宋爲武康令遷山陰令並著能名二縣皆謂之傳聖賜爵新亭侯元徽中遷尚書左丞母喪鄰家失火延燒琰屋琰抱柩不動鄰人競來赴救乃得俱全琰股髀之間已被烟焰服闋高帝輔政以山陰獄訟煩積復以琰爲山陰令責針書糖二姥爭團絲來詣琰琰批團絲於柱令鞭之密視有鐵屑乃罰責糖者又二野父爭鷄琰各問何以食鷄一人云粟一人云豆乃破鷄得粟罪言豆者縣內稱爲神明無敢復爲偷盜琰父子並著奇績江左鮮有時云諸傳有治縣譜子孫相傳不以示人昇明中遷益州刺史自縣遷州近世罕有建元四年徵爲驍騎將軍黃門侍郎永明中爲廬江王安西長史南郡內史行荊州事五年卒琰喪西還有詔出臨哭時長沙太守王沈新蔡太守

劉聞慰晉平太守立仲起長沙縣令何敬叔故鄣縣令
立寂之皆有能名而不及琰也沈字彥流東海人歷錢
唐山陰秣陵令南平長沙太守清廉戒慎身恒居祿而
居處日貧死之日無宅可憩故吏為營棺柩聞慰自有
傳仲起見沈憲傳敬叔見子思澄傳寂之字德玄吳興
烏程人年十七為州西曹兼直主簿刺史王彧行縣夜
還前驅已至而寂之不肯開門曰不奉墨詔彧方於車
中為教然後開彧歎曰不意郡君章近在閤下即轉為
主簿任縣尊以廉潔御下干時幷徙縣令沈巑之以清

廉抵罪寂之聞之曰清吏慎不可為也政當處季孟之
間乎巑之吳興武康人性踈直在縣自以清廉不事左
右浸潤日至遂鎖繫尚方獄戴曰一見天子足矣上召問
曰復欲何陳答曰臣坐清所以獲罪上曰清復何以獲
罪曰無以承奉要人上曰要人為誰巑之以手板四面
指曰此赤衣諸賢皆是吾臣得更鳴冤必令清譽曰至巑
之雖危言上亦不責後知其無罪重除幷徒令入縣界
吏人候之謂曰我今重來當以入肝代米不然清名不
立又有汝南周洽歷句容曲阿上虞吳令廉約無私卒

於都水使者無以殯斂吏人為買棺器武帝聞而非之
曰洽累歷名邑而居處不理遂至無車宅死令吏衣槥
之此故宜罪敗無論褒恤乃勑不給贈賻琰子翽為官
亦有能名後為吳令別建康令孫廉廉因問曰聞丈人
發姦摘伏惠化如神何以至此答曰無他也唯勤而清
清則憲綱自行勤則無事不理憲綱自行則吏不能欺
事自理則物無凝滯欲不理得乎時臨淮劉玄明亦有
吏能歷山陰建康令政常為天下第一終於司農卿後
翽又代玄明為山陰令問玄明曰願以舊政告新令尹
答曰我有奇術卿家譜所不載臨別當相示既曰作縣
令唯日食一升飯而莫飲酒此第一策也翽天監中為
建康令復有能名遷驃騎諮議參軍子岐亦稱良吏梁
史有傳

虞愿字士恭會稽餘姚人也祖賓給事中監利侯父望
之早卒賓十庭橘冬熟子孫競來取之愿年數歲獨不
取賓及家人皆異之宋元嘉中為湘東王國常侍後遷
尋陽王府墨曹參軍明帝立以愿儒吏學涉兼藩國舊
恩意遇甚厚除太常丞尚書祠部郎通直散騎常侍帝

性猜忌體肥惜風夏月常裸著小皮衣拜左右二人爲司
風令史風起方面輒先啓聞星文災變不信大史不聽
外奏勑靈臺知星一人給願常直內省有異先啓以相
糺察帝以故宅起湘宮寺費極奢侈以孝武莊嚴刹七
層帝欲起十層不可立分爲兩刹各五層新安太守巢
尚之罷郡還見帝曰卿至湘宮寺未我起此寺是大功
德愍在側曰陛下起此寺皆是百姓賣兒貼婦佛若有
知當悲哭哀愍罪高佛圖有何功德尚書令袁粲在坐
爲之失色帝大怒使人馳曳下殿愿徐去無異容坐
恩後復召入帝好圍碁碁甚拙去格七八道物議共
爲第三品與第一品王抗圍碁依品賭戲抗每饒借帝
曰皇帝飛碁君臣抗不能斷帝終不覺以爲信然好之愈
篤愿又曰尅以此教冊朱非人主所宜好也雖數忤旨
而蒙賞賜猶異餘人遷兼中書侍郎帝寢疾愿常侍醫
藥帝素能食尤好鮧鯉以銀鉢盛蜜漬之一食數鉢謂
揚州刺史王景文曰此是竒味卿頗足不景文曰臣夙
好此物家素貧乏致之甚難帝甚悅食鮧鯉積多齊腹
脹氣將絕亡石啓飲數升酢酒乃消疾大困一食汁

澤猶至三升水患積久藥不復效大漸日正坐呼道人合掌便絕愿以侍疾日久轉正會郡出為晉安太守在郡不事生業前政與百姓交關質錄其兒婦愿遣人於道奪取將還在郡立學教授郡舊出鼉蛇膽可為藥有遺愿蛇者愿不忍殺放二十里外山中一夜蛇還牀下復送四十里外山經宿復還故處愿更令遠送乃復歸論者以為仁心所致海邊有越王石常隱雲霧相傳云清廉太守乃得見愿往就觀視清徹無隱蔽後琅邪王秀之為郡與朝士書曰此郡承虞公之後善政猶存風易遵遵若得無事愿以母老解職除後軍將軍諸葛長民請愿愿不在見其眠牀上頗積塵埃有書數帙而已嘗歎曰虞君之清一至於此令人掃地拂牀而去蘧中書郎領東觀祭酒兄季為上虞令卒愿從省步出還家不得詔便歸葬東除驍騎將軍遷廷尉祭酒如故愿嘗事宋明帝齊初神主遷汝陰廟愿拜辭流涕建元元年卒著五經論問撰會稽記文翰數十篇

王洪軌上谷人也宋太始中魏剋青州洪軌得別駕清河崔祖歡文說洪軌南歸宋桂陽王

之難隨高帝鎮新亭常以身捍衛高帝曰我自有禍歸可自防答曰天下無洪軌何有戰蒼生方亂豈可一日無公帝甚賞之後爲晉壽太守多招贓賄爲州所劾大懼棄郡奔建鄴高帝輔政引爲腹心建武初爲青冀二州刺史悔爲晉壽時貨賂所敗更勵清節先是青州資魚鹽之貨或彊借百姓麥地以種紅花多與部下交易以祈利益洪軌至一皆斷之啓求侵魏得黃郭鹽倉等數戍後遇敗死傷塗地深自悲責乃於謝禄山南除地廣設菌帝殺三牲招戰亡者魂祭之人人呼名躬自沃酹仍慟哭不自勝因發病而亡洪軌既北人而甚清正州人呼之爲虜父使君言之感落涕焉永明中有江夏李珪之字孔璋位尚書右丞兼都水使者歷職稱爲清能後兼少府卒

梁

沈瑀字伯瑜吳興武康人也父昶事宋建平王景素景素謀反昶先去之及敗坐繫獄瑀詣臺陳請得免罪由是知名爲奉朝請嘗詣齊尚書左丞殷灣灣與語及政事甚器之謂曰觀卿才幹當居吾此職司徒竟陵王子

良聞瑀名引爲府行參軍領揚州部傳從事時建康令
沈徽孚恃勢傲瑀瑀以法繩之豪彈其彊子良甚相知
賞雖家事皆以委瑀子良夢瑀復事刺史始安王遥光
嘗便送人千速而無怨遥光謂同使吏曰爾何不學沈
瑀所爲乃令瑀專知州獄事湖熟縣方山壞高峻冬月
公私行侶以爲艱明帝使瑀行脩之瑀乃開四洪斷行
客就作三日便辦揚州書佐私行詐稱州使不肯就作
瑀鞭之四十書佐歸訴遥光遥光曰沈瑀必不枉鞭汝
覆之果有詐明帝復使瑀築赤山塘所費減材官所量

數十萬帝益善之爲建德令教民一丁種十五株桑四
株柿及梨栗女子丁半之民咸歡悦頃之成林去官還
都兼行選曹郎隨陳伯之軍至江州會武帝起兵圍郢
城瑀說伯之迎武帝伯之泣曰余子在都不得出城不
能不憂之瑀曰不然人情匈匈皆思改計若不早圖衆
散難合伯之遂以衆降瑀從在武帝軍中初瑀在竟陵
王家素與范雲善齊末嘗就雲宿夢坐屋梁柱上仰見
天中有字曰范氏宅至是瑀爲帝説之帝曰雲得不死
此夢可驗及帝即位雲深薦瑀自既陽令擢兼尚書右

丞時天下初定陳伯之言瑀催督運輸軍國饒濟帝以
爲能遷尚書駕部郎兼右丞如故瑀薦族人沈僧隆僧
照有吏幹帝並納之以母憂去職起爲餘姚令縣大姓
虞氏千餘家請謁如市前後令長莫能絕自瑀到非訟
訴無所通以法繩之縣南又有豪族數百家子弟縱橫
迺相庇蔭厚自封植百姓甚患之瑀召其老者爲石頭
倉監少者補縣僮皆號泣道路自是權右屏跡瑀初至
富吏皆鮮衣美服以自彰別瑀怒曰汝等下縣吏何得
自擬貴人悉使著土布麤布侍立終日足有蹉跌輒加
杖箠瑀微時嘗至此鄰閈先哭都爲富人所辱故因以報焉
由是士庶駭然瑀廉潔自守故得遂行其意後爲安南
長史尋陽太守江州刺史曹景宗卒仍爲信威蕭穎達
長史太守如故瑀性屈彊每忤穎達穎達銜之天監八
年因入諮事辭又激厲穎達作色曰朝廷用君作行事
邪瑀出謂人曰我死而後已終不傾側面從是日於路
爲人所殺多以爲穎達害焉子續累訟之遇穎達尋卒
事不窮竟續乃布衣蔬食終其身

范述曾字子玄一字穎彥吳郡錢唐人也幼好學從餘

杭呂道惠受五經畧通章句道惠曰此子必爲王者師
齊文惠太子竟陵文宣王幼時齊高帝引述曾爲之師
友起家宋晉熙王國侍郎齊初王南郡王國郎中令遷
太子步兵校尉帶開陽令述曾爲人謹譬在官多所諫
爭太子雖不能全用然亦弗之罪也竟陵王深相器重
號爲周舍太子左衛率沈約亦以述曾方之汲黯齊明
帝即位爲永嘉太守爲政清平不尚威猛畧俗便之所
部讀陽縣山谷嶮峻爲逋逃所聚前後二千石討捕莫
能息述曾下車開示恩信乃諸凶黨襁負而出編戶屬
籍者二百餘家自是商旅流通居人安業述曾勵志清
白不受饋遺明帝下詔美之徵爲游擊將軍郡送故舊
錢二十餘萬一無所受唯得白桐木火籠朴十餘枚而
已州民無老少皆出拜哭聞于數里東昏時拜中
散中大夫還鄉里武帝踐阼乃輕行詣闕仍辭還江東
分施及老遂壁立無資以天監八年卒注易文言著雜
帝下詔褒美以爲太中大夫述曾生平所得奉祿皆以
詩賦數十篇後有呂興丘師施亦以廉潔稱罷臨安縣
還唯有二十籠簿書並是倉庫券帖當時以比述曾位

至臺郎

孫謙字長遜東安茶陵人也客居歷陽躬耕以養弟妹鄉里稱其敦睦仕吳爲白衣領丹楊太守郡居三峽常以威力鎮之謙將述職勑募千人自隨謙以蠻夷不賓蓋待之失節耳何煩兵役以爲國費固辭不受入郡布恩惠之化蠻獠懷之競餉金寶謙慰諭而遣一無所納及掠得生口皆放還家俸秩出與吏民悉原除之郡境翕然威信大著視事三年徵還爲撫軍中兵參軍遷越騎校尉征

北司馬亞里建平王將稱兵患謙彊直託事遣使至都然後作亂及建平誅遷左軍將軍齊初爲錢唐令御煩以簡獄無繫囚及去官百姓以謙在職不受餉遺追載縑帛以送之謙辭不受每去官輒無私宅借空車既居一焉永明初爲江夏太守坐被代輒去郡繫尚方頃之免甲仗百人謙不願處際會輒散田土帝雖不罪而弗復任焉天監六年爲零陵太守年已衰老猶彊力爲政夷人安之先是郡多猛獸暴人謙至絕迹及去官之夜猛

獸即害居人謙並郡縣常勤勸課農桑務盡地利收入常多於鄰境九年以老徵爲光祿大夫既至武帝嘉其清潔甚禮異焉每見輒賜食飲帝笑曰朕使卿加優秩給親信二十人并給扶謙自少及老歷三郡所在廉潔居身儉素牀施蘧篨屏風冬則布被蓆夏月無幬帳而夜卧未嘗有文蚰蚰人多異焉年逾九十彊壯如五六十者每朝會輒先衆到公門力於仁善行已過人甚遠從兄靈慶嘗病寄謙謙行出還問起居靈慶曰向飲冷熱不調即時

渴謙退遣其妻有彭城劉聰行乞疾篤無所歸友人輿送謙舍謙開聽事以受之及聰死以禮殯葬衆咸服其行義末年頭生二肉角各長一寸十五年卒官時年九十二臨終遺命誡諸子以氣絶即幅巾就葬棺足周身壙足容柩旋書爵里而已其旅表命數差可停息直儉輔牀裝之以蘆以常所乘者爲魂車他無所用及卒帝爲舉哀甚悼惜之謙從子廉字思約父奉伯位少府卿淮南太守廉便辟巧宦奔時已歷大縣尚書右丞二天監初沈約范雲當朝用事廉傾意奉之及中書舍人黃睦

之等亦尤所結附凡貴要每食廉必日進滋旨皆手自
煎調不辭勤劇遂得爲列卿御史中丞晉陵吳興太守
廣陵高爽有儉薄才客於廉廉委以文記爽嘗有求不
遂乃爲反謀以喻廉曰剌鼻不知嚏踢面不知嗔齧齒
作步數持此得勝人幾其不計恥辱以此取名位然處
官平直遂以善政稱武帝嘗曰東莞二孫謙廉而已
何遠字義方東海郯人也父慧炬齊尚書郎遠仕齊爲
奉朝請豫崔慧景敗亡事抵尚書令蕭懿懿深保匿焉
會赦出頃之懿遭難子弟皆潛伏遠求得懿弟融藏之
既而發覺遠踰垣以免融遇禍遠家屬繫尚方遠遂亡
度江因降魏入壽陽見剌史王肅求迎武帝肅遣兵援
送武帝見遠遣謂張弘策曰何遠丈夫而能破家報舊德
未易人也武帝踐阼以奉迎勳封廣興男爲後軍鄱陽
王恢錄事參軍遠與恢素善在府盡其志力知無不爲
恢亦推心杖之恩寄甚密遷武昌太守遠本倜儻尚輕
俠至是乃折節爲吏杜絕交游饋遺秋毫無所受武昌
俗皆汲江水盛夏遠患水温每以錢買人井寒水不取
錢者則擕水還之其他事率多如此迹雖似僞而能委

曲用意車服尤弊素器物無雕漆江左水族甚賤遠每
食不過乾魚數片而已然性剛嚴吏人多以細事受鞭
罰遂為人所訟徵下廷尉被劾十數條當時士大夫坐
法皆不受測遠已無贓就測立三七日不款猶以私藏
禁杖除名後為武康令愈勵廉節除淫祀正身率職人
甚稱之太守王彬巡屬縣諸縣皆盛供張以待焉至武
康遠獨設糗水而已彬去遠送至境進斗酒隻鵝而別
彬戲曰卿禮有過陸納將不為古人所笑乎武帝聞其
能擢為宣城太守自縣為近畿大郡近代未之有也郡
經寇抄遠盡心綏理復著名迹暮年遷樹功將軍始興
內史時梁陵侯朗為桂州緣道多剽掠入始興界章木
無所犯遠在官好開途巷脩葺牆屋民居市里城隍廨
庫所過若營家焉田秩奉錢並無所取歲暮擇人之窮
者充其租調以此為常然其聽訟猶人也不能過絕而
性果斷人畏而惜之所至皆生為立祠表言政狀帝每
優詔答焉後歷給事黃門侍郎信武將軍監吳郡在吳
頗有酒失遷東陽太守遠處職疾還富如仇讎視貧細
如子弟特為豪右所畏憚在東陽歲餘復為受罰者所

謗坐免歸遠性耽介無私曲居人間絕請謁不造詣與貴賤書疏抗禮如一其所會遇未嘗以顏色下人以此多爲俗士所疾惡其清公實爲天下第一居數郡見可欲終不變其心妻子飢寒如下貧者及去東陽歸家經年歲口不言榮辱士類益以此多之其輕財好義周人之急言不虛妄蓋天性也每戲語人云卿能得我一妄語則謝卿以一縑衆共笑之不能記也後爲征西諮議參軍中撫軍司馬卒

郭祖深襄陽人也武帝初起以客從後隨察道恭在司州陷北還上書言境上事不見用選爲長兼南梁郡丞徙後軍行參軍帝溺情內教朝政縱弛祖深輿襯諸閹上封事二十九條其言僧尼害國蠹民語尤切直又請斷界首將生口入北及關津廢替須加糾擿又言盧陵年少不宜鎮襄陽左僕射王暕在喪被起爲吳郡曾無辭讓其言深刻又請復郊四望帝雖不能悉用然嘉其正直擢爲豫章鍾陵令負外散騎常侍普通七年改南州津爲南津校尉以祖深爲之加雲騎將軍秩二千石使募部曲三千及至南州公嚴清刻由來王侯勢家出

入津不忌憲綱俠藏亡命祖深搜捕奴惡不避彊禦動致刑辟奏江州刺史邵陵王太子詹事周捨贓累遂近側足莫敢縱恣淮南太守畏之如上府常服故布襦素不案食不過一肉有婢餉一早青瓜祖深報以疋帛後有富人効之以貨祖深鞭以徇衆朝野憚之絕於干請所領皆精兵令行禁止有所討逐越境追禽江中嘗有賊祖深自率討之列陣未敢進仍令所親人先登不時進斬之遂大破賊威振遠近長近肅清

後魏

張洵字弘讓上谷涿鹿人也祖猛剌史贈太保裒之弟也裒自有傳道武為代王時洵隨父歸國道武以洵參代王軍事洵言於道武曰自金運失御劉石紛紜慕容竊號山東苻姚盜器秦隴遂致三靈之饗九域曠居大王植基朔北重明積聖自北而南化被燕趙今中土士民望雲冀闕宜因斯會以建大業道武深器之厚加禮焉

皇始初拜中書侍郎帷幄密謀頗預參議賜爵平皇子出為廣平太守洵招集離散勸課農桑流民歸之者數千戶遷常山太守洵開建學校優禮儒士吏民歌詠之

於時亂離之後牧民者罕能克勵唯恂當官清白仁恕臨下百姓親愛之其治爲當時第一道武嘉之賜以金帛明元即位徵拜太中大夫卒恂性清儉死日家無餘財贈并州刺史平皐侯謚曰宣子純字道尚襲爵坐事除純弟代字定燕陳留北平二郡太守卒贈營州刺史謚惠侯代所歷著稱有父遺風代子萇年爲汝南太守郡人劉崇之兄弟分析家貲唯一牛爭不能決訟於郡庭萇年悽而見之謂曰汝曹當以一牛故致此爭競脫有二牛必不爭乃以己牛一頭賜之於是境中各相誡約咸敦敬讓卒于郡子琛字寶貴少有孝行位至太子翊軍校尉卒

張膺不知何許人也延興中爲魯郡太守履行貞素妻子採樵以自供孝文深嘉之遷京兆太守清白著稱得吏人之忻心焉

宋世景西河介休人河南尹翻之弟也翻自有傳世景少自脩立事親以孝聞與弟道璵下帷讀誦博覽羣言尤精經義族兄弁甚重之舉秀才上第再遷彭城王勰開府法曹參軍勰愛其才學雅相器敬孝文甚嘉異之

遷司徒法曹參軍世景明刑理著律令裁決疑獄剖決
如流轉尚書祠部郎彭城王勰每稱曰宋世景精微尚
書僕射才也臺中疑事右僕射游肇常以委之世景既
才長從政加之夙勤不怠兼領數曹深著稱績左僕射
源懷引為行臺郎巡察州鎮十有所黜降賞罰莫不
咸允遷七鎮別置諸戍明設亭候公備不虞懷大相委
重還薦之宣武以為不減李沖白朕亦聞之後為伏
波將軍行滎陽太守郡大姓豪橫號為難制濟州
刺史鄭尚弟遠慶先為宛陵令多所受納百姓患之而
世景下車召而誡之遠慶行意自若世景繩之以法遠
慶懼棄官亡走於是屬縣莫不改肅終日坐於廳事未
嘗寢息人間之事巨細必知發姦擿伏有若神明嘗有
一吏休蒲還郡食人雞豚又有一幹受人一帽又食二
雞世景叱而告之吏幹叩頭伏罪於是上下震慄莫敢
犯禁坐弟道輿事除名世景不
輿死哭之酸感行路歲餘母喪遂不勝哀而卒世景曾
撰晉書竟未得就遺腹子季儒位太學博士曾至譙宋
間為文弔嵇康嘗有理致後夜寢室壞壓而殞時人悼

傷惜之道與少而歿後自太學博士轉京兆王愉法曹行參軍坐愉反得罪作詩及挽歌詞寄之朋親以見寃痛道與又嘗贈著作郎張始均詩其末章云子深懷璧憂余有當門病道與既不免難始均亦遇世禍時咸怪藏否人物時論甚疾之爲齊北平王文學求入文林館不遂因非毀朝士撰朝士別録二十卷會周武滅齊改關東風俗傳更廣聞見勒成三十卷以上之言多妄譏篇第穴雜無著述體周大象末預尉遲迥事誅死

路邕陽平人也宣武時除東魏郡太守莅政清勤經年儉日出家粟賑贍貧窘靈太后下詔褒美賜龍廐馬一匹衣一襲被褥一具稍遷南青州刺史卒

閻慶胤不知何許人也爲東秦州敦城太守頻年飢儉慶胤歲常以家粟千石賑恤貧弱人賴以濟部人陽寶龍一千餘人申頌美政有司以聞靈太后敕無褒賞

明亮字文德平原高昌人也有識幹歷員外常侍延昌中宣武臨朝堂親自黜陟授亮勇武將軍亮進曰臣本官常侍是第三清今授臣勇武其號至濁且文武又殊

請更改授帝曰九流之內人咸君子卿獨欲垂衆妾相清濁所請未可亮曰今江左未寧書軌宜一方爲陛下投命前驅詔定其會官爵陛下之所輕賤命微臣之所重陛下方收所重何惜所輕因請改授平遠將軍帝曰運籌時用武然後遠人始平卿但用武平之何慮不得平遠乎亮乃陳謝而退除陽平太守清白愛人甚有惠政轉汲郡太守爲政如前舉宣遠近卒二郡人吏迄今追思之

杜篤字季榮孫常山九門人也少以清苦自立時縣令寇

羅喪亡無親屬收殮篤以私財殯葬由是郡縣標其門閭後居父喪盡禮郡舉孝廉稍除積弩將軍從征新野及南陽平以功賜爵并陘男賞帛五百疋數日之中散之知交時人稱之歷武都漢陽二郡太守並以清白爲名明帝初拜清河內史性儉約衣愛貧老問民疾苦至有對之涕泣勸督農桑親自檢視勤者賞以物帛懶者加以罪譴弔死問生甚有恩紀除東益州刺史無御邊威畧羣氏反叛以失人和徵還遷太中大夫正光末清河人房通等三百人頌篤德政乞重臨郡詔許之孝昌

中爲葛榮圍逼以郡降榮以爲常山太守榮滅卒於家
纂所歷任好行小惠蔬食弊衣多涉誣矯而輕財潔已
終無受納爲百姓所思號爲良守天平中贈定州刺史
裴佗字元化河東聞喜人也六世祖詵仕晉位太常卿
因晉亂避地涼州苻堅平河西東歸因居解縣世以文
學顯五舉秀才再舉孝廉時人美之父景惠州別駕佗
容貌魁偉隤然有器望舉秀才以高第除中書博士累
遷趙郡太守爲政有方威惠甚著徵吏女人莫不改貫
得俸祿分卹貧窮轉前將軍荆州刺史郡人戀仰傾

境餞送蠻
田盤石田敬宗等部落萬餘家恃衆阻險
不賓王命前後牧守未能降款佗至州單使宣慰示以
禍福敬宗聞風歸附於是合境清晏襁負至者千餘家
後加中軍將軍以老乞還卒遺令不聽請贈不受賵襚
諸子皆遵行之佗性剛直不好與俗人交游其投分者
必當時名勝清白任眞不事家産宅不過三十步又無
田園暑不張蓋寒不衣裘其貞儉若此子讓之諏之俱
知名齊史有傳
竇瑗字世珍遼西陽洛人也自言本出扶風平陵漢大

將軍武曾孫崇爲遼西太守遂家焉曾祖堪慕容氏濮陽太守祖表馮弘城周太守入魏父囧舉秀才早卒普泰初瑗啓以身階紹爲父請贈詔贈平州刺史瑗年十七便荷帙從師遊學十載始爲御史後兼太常博士拜太原王二爾朱榮官榮留爲北道大行臺左丞以拜榮官賞新昌男從榮東平葛榮封容城縣伯瑗乞以容城伯讓兄叔珍詔聽以新昌男轉授之叔珍由是位至泰山太守爾朱世隆等立長廣王曄爲主南赴洛陽至東郭外世隆等遣瑗奏之瑗執辭獨入禁內奏願行堯舜事曄遂禪廣陵由是除給事黃門侍郎孝武帝時爲廷尉卿及釋奠開講瑗與溫子昇魏季景李業興並爲擯句天平中除廣宗太守政有清白之稱廣宗人情凶戾累政咸見告訟唯瑗一人終始全潔轉中山太守聲譽甚美爲吏民所懷及齊神武班書州郡稱瑗政績以爲勸勵後授平州刺史在州政如臨郡又爲神武丞相府右長史瑗無軍府幽劃才不甚稱職又行晉州事及還鄴上表曰臣伏讀麟趾新制至三公曹第六十六條母殺其父子不得告告者死三返覆之未得其明何者案

律子孫告父母祖父母者死又漢宣云子匿大父母皆勿論蓋謂父母祖父母小者攘羊甚者殺害之類恩須相隱律抑不言法理如是足見其直未必指母殺父止子不言也今母殺父而子不告便是知母而不知父識比野人義近禽獸且母之於父作合移天既殺已之天復殺子之天二天俱毀豈容頓默此母之罪義不在赦下手之日母恩即離仍以母道不告鄙臣所以致惑如或有之可臨時議罪何用豫制斯條用為訓誡恐千載之下談者譁譯以明明大朝有尊母卑父之論以臣管見實所不取詔付尚書三公郎封君義立判云母殺其父子復告母母由告死便是子殺天下未有無母之國不知此子將欲何之既於法無違於事非害宣布有司謂不宜改瑗復難云局判云母由告死便是子殺天下未有無母之國不知此子將欲何之瑗案典律未聞母殺其父而子有隱母之義既不告母便是與殺父同天下可有無父之國此子獨得有所之乎事雖停寢除大宗正卿宗室以其寒士相與輕之瑗案法推正甚見虧疾官雖通顯貧窘如初清尚之操為時所重領本州大

中正兼廷尉卿卒官贈太僕卿濟州刺史謚曰明
羊敦字元禮泰山鉅平人也伯父祉亮祿大夫父靈引
爲京兆王愉冀州長史愉反靈引見害祉靈引各有傳
敦性尚閑素學涉書史以父死王事除給事中出爲本
州別駕公平正直見非法終不判署後爲衛將軍廣平
太守甚有能名妖吏跼蹐秋毫無犯雅性清儉屬歲饑
家餓未至使人外尋陂澤採藕根食之遇有疾苦家人
解衣質米以供之然政尚威嚴朝廷以其清白賜穀一
千斛絹一百匹卒官吏民奔哭莫不悲慟贈衛大將軍
吏部尚書兗州刺史謚曰貞武定初齊神武以敦及中
山太守蘇淑在官奉法清約自居宜見追褒乃上言請
加旌録詔各賞帛一百匹粟五百斛下郡國咸使聞知
焉
蘇淑字仲和武邑人也兄壽興坐事爲閹官後拜河間
太守賜爵晉陽男及壽興將卒遂冒養淑爲子淑慤平
中襲其爵後除樂陵內史在郡綏撫甚有人譽後謝病
乞解有詔聽之民吏老幼訴乞淑者甚衆後歷滎陽中
山二郡太守卒淑清心愛下所歷三郡皆爲吏民所思

當時稱爲良二千石武定初贈衛大將軍都官尚書瀛州刺史謚曰懿齊神武追美清操與羊敦同見優賞

北齊

張華原字國蒲代郡人也少明敏有器度神武開驃騎府引爲法曹參軍賜爵新城伯仍侍左右從於信都爲丞相府屬深被親遇每號令三軍恒令宣諭意旨尋除散騎常侍周文之始據雍州也神武欲以逆順曉之使華原入關說焉周文密有拘留之意謂之曰若能屈驥足於此當共享富貴不爾命懸今日華原曰渤海王命世誕生殆天所縱以明公纂命關右便自隔絶故使華原銜命相喻公不以此日改圖轉禍爲福乃欲以死脅人乎周文嘉其亮直乃使東還尋而悔之遣追不及神武以華原久而不返每嘆惜之及聞其來喜見於色後除相府右長史遷驃騎大將軍特進進爵爲公仍徙封新安後爲兗州刺史華原有幹畧達政體至州乃廣布耳目示以威禁境内大賊及隣州亡命三百餘人皆詣華原歸款咸撫以威信放歸田里於是人懷感附寇盜寢息州獄先有繫囚千餘人華原科簡輕重隨事決遣

至年暮唯有重罪者數十人華原各給假五日令歸曰期盡速還也囚等曰有君如是何忍背之依期畢至先時州境數有虎爲暴自華原臨政州東北七十里醴山中忽有六駿食虎咸以爲化感所致後卒官州人號慕爲樹碑立祠四時享祭焉贈尚書左僕射子宰均嗣

宋世良字元友西河介休人也世爲著姓父毓字道和敦篤有志行卒於太中大夫世良年十五便有膽氣後隨伯父翻在南兗州屢有戰功魏行臺臨淮王彧與語奇之朝廷以爾朱榮有不臣跡孝莊將圖之密令彧將兵赴洛彧在梁郡稱疾假世良都督令還南兗發兵以聽期世良請簡見兵三千騎五日必到洛陽并陳三策彧皆不能從焉尋爲殿中侍御史詣河北括户大獲浮惰見汲郡城傍多骸骨移書州郡悉令收瘞其夜甘雨滂沱河内太守田怡贓貨百萬世良檢案之未竟遇赦而還著莊勞之曰知卿所括得丁倍於本帳若官人皆如此用心便是更出一天下也其後遷殿中世良奏殿中主齋會之事請改付膳曹帝曰卿意不欲親庖厨邪宜付右兵以爲永式河州刺史梁景徹袍罕羌首特遠

不敬其賀正使人頻年稱疾秦州刺史侯莫陳悅受其
贈遺常爲送表世良並奏科其罪帝嘉之謂長孫永業
曰宋郎中實有家風甚可重也後拜清河太守世良才
識開明尤善政術在郡未幾聲聞甚高陽平郡移掩劫
盜三十餘人世良訊其情狀唯送十二人餘皆放之陽
平太守魏明朗大怒云輒放吾賊及推問送者皆實放
者皆非明朗大服郡曲隄成公一姓阻而居之
羣盜多萃於此人爲之語曰寧渡東吳會稽不歷成公
曲隄世良施八條之盜奔他境民又爲謠曰曲隄雖
險賊何益但有宋公自屏跡大保初大赦郡先無一囚
率羣吏拜詔而已獄內槽生桃樹蓬高亦蒲每日牙門
虛寂無復訴訟者人謂之神門其冬醴泉出於界內及
代至傾城祖道有老人丁金剛者泣而前謝曰老民年
九十記三十五府君非惟府君善政清亦徹底今失賢
君焉何以濟莫不攀轅涕泣除東郡太守卒官贈信州
刺史世良彊學好屬文撰宇宙各五篇宋氏別錄十卷子
伯宗位侍御史性清退好學多所撰述至齊立不徙職
遂不入仕隋大業初卒於家世良弟世軌自有傳

郎基字世業中山新市人也祖智謀曾郡太守贈兗州
刺史父道恩開府陽平郡守基身長八尺美鬚髯況涉
墳籍尤長吏事起家奉朝請累遷西鎮將遇東方白
額稱亂淮南州郡皆從逆梁將吳明徹率衆攻圍海西
基率勵兵民固守百餘日軍糧且罄戎杖亦盡乃至削
木爲箭翦紙爲羽圍解還朝僕射楊愔乃迎勞之曰卿
本文吏遂有武畧削木翦紙皆無故事班墨之思何以
相過御史中丞畢義雲引爲侍御史趙州刺史尉粲文
宣外弟揚州刺史郭元貞楊愔女夫基不憚權威並劾
其贓罪皇建初除鄭州長史帶潁川郡守郡西界與周
接境因侯景背叛其東西分隔士人因緣婚舊私相貿
易而禁格嚴重犯者非一基初莅職披檢條格多是權
時不爲久長州郡因循失於請讞致密網久施得罪者
衆遂條件申臺省仍以情量事科處自非極刑一皆放
決積年留滯宇狀膠加數日之中剖判咸盡而臺省報
下並允基所陳條綱既疎獄訟清淨官民退邇皆相慶
悅基性清慎無營求嘗語人曰任官之所不撓亦不須
作況重於此乎唯頗令人寫書潘子義曾遺之書云在

官寫書亦是風流罪過基答曰顧過知仁斯亦可矣卒於官贈驃騎大將軍和州刺史謚曰惠棺柩將還遠近赴送莫不攀轅悲哭哀不自勝初基任瀛州騎兵時陳元康爲司馬畢義雲爲屬與基並有聲譽爲刺史元巂所目曰三賢俱有當世才後來皆當遠至唯郎騎兵任眞過甚恐不足自達陳畢後並貴顯而基位止郡守基子茂隋史有傳

孟業字敬業鉅鹿安國人也家本寒微少爲州吏性廉謹同僚諸人侵盜官絹分三十匹與業業拒而不受行臺郎中郭秀甚相禮接方欲薦之會秀卒魏彭城王韶神武之壻也拜定州刺史除業爲典籤長史劉仁之謂業曰我處其外君居其內同心勠力庶有濟乎未幾仁之入爲中書令臨路啓韶云殿下左右可信任者唯有孟業願專任之餘人不可信也又與業別執手曰今我出都君便失援恐君在後不自保全唯正與直願君自勉業唯有一馬瘦死韶以業貧令州府官人同食焉肉欲令厚相酬償業固辭不敢韶乃戲業曰卿邀名人也對曰業爲典籤州中要職諸人欲相賄贍止患無方便

耳今喚食肉恐致聚斂有損聲名所以仰違明敎後未旬日韶左右王四德董惟金並以馬死託肉爲長史裴英密啓神武有書與韶大致誚讓業尋被譖出外行縣事後神武書責韶云典籤姓孟者極能用心何乃令出外也及韶代下業亦隨還贈送一無所受仁之後爲西兗州臨別謂吏部郎中崔暹曰貴州人士唯有孟業銓舉之次不可忘也暹問業曰君往在定州有何政使劉西兗如此欽歎業答曰唯知自修也韶爲并州刺史業復爲典籤仍兼長史天保初清河王岳拜司州牧召爲

法曹業形貌短小及謁見岳心鄙其眇小笑而不言後尋業斷決處謂曰卿斷決之明可謂有過軀貌之用補河間王國郎中令清貧自守未曾有失文宣謂侍中裴英起曰卿識河間王郎中孟業不一昨見其國司文案似是好人對曰昔與臣同事魏彭城王元韶其人清忠正直世所希有帝曰如公言者比來便是大屈遂除中書舍人文宣初唯得姓名及因奏事見其羸老又質性敦朴無升降之容加之平緩寡於方便有一道士由吾道榮以術藝被迎將入內業爲通名忽於衆中抗聲奏

云由吾道士不食五穀帝命推而行之又令點校百官
數奏失所帝遣人以馬鞭擊業頭至于流血然亦體其
衰老非力所堪皇建二年累遷東郡太守以寬惠著名
其年夏五官張凝因出使得麥一莖五穗其餘或三穗
四穗共一莖者合郡感以政化所感因即申上至秋復
有東燕縣人班映祖送嘉禾一莖九穗河清三年勑民
間養驢催買甚切業曰吾既爲人父母豈可坐看此急
令宜權出庫錢貸人取辦後日有罪吾自當之後爲憲
司所劾被攝之日郡人皆泣而隨之迭相早慰送業度

開者 [illegible]百人至黎陽郡西方得辭決攀轅號哭悲動
行路詣闕訴寃者非一人勑乃放還郡中父老扣河迎
接武成親戎自洛還鄴道由東郡業具牛酒率人吏拜
謁路傍自稱糞土臣孟業伏惟聖駕親行有征無戰謹
上微禮便與人吏俱唱萬歲導引前入帝大喜之後除
廣平太守年既老理政不如在東郡時武平九年爲太
中大夫加衛將軍尋卒業志守質素不尚浮華爲子結
婚於朝肺腑吒羅氏其子以蔭得官爲平原王段孝先
相府行參軍乃令作今世服飾綺襦紈袴吒羅家又恃

姻婭炫曜矜誇業知而不材禁素望頗貶

崔伯謙字士遜博陵安平人也祖檦行博陵太守父文業中書郎鉅鹿太守伯謙幼孤居貧養母神武起晉陽召補相府功曹稱之曰崔伯謙清直奉公真良佐也轉七兵殿中左戶三曹郎中弟仲讓爲北豫州司馬與高慎同叛伯謙坐免官後歷瀛州別駕京畿司馬文襄將之晉陽勞之曰卿驃足瀛部已著康歌督府務繁是用相授臨別又馬上執手曰執子之手與子偕老卿宜深體此情族弟暹當時寵要伯謙與之舊僚同門非吉凶禾嘗造請之以雅道自居天保初除濟北太守恩信大行富者禁其奢侈貧者勸課周給縣公田多沃壤伯謙咸勘之以給民又改鞭用熟皮痛而不忍見血示恥而已朝責行過郡境問人曰太守政何似對曰府君恩化古者所無誦人爲歌曰崔府君能臨政退田易鞭布威德人無爭客曰既稱恩化何因復威對曰長吏憚其威嚴人庶蒙其恩惠故兼言之以相府舊僚例有加授徵赴鄴百姓號泣遮道數日不得前以弟仲讓在關中不復居內任除南鉅鹿太守下車導以禮讓豪族皆改心

整肅事無巨細必自親覽在縣有貧弱未理者皆曰我
自告白鬚公不慮不決在郡七年獄無停囚每有大使
巡察恒處上第徵拜銀青光祿大夫伯謙少時讀經史
晚年好老莊容止儼然無慍色親賓至則置酒相娛清
言不及俗事士大夫以爲儀表卒贈南兗州刺史謚曰
懿伯謙弟仲讓仕西魏位至鴻臚少卿

蘇瓊字珍之長樂武彊人也父備仕魏至衛尉少卿瓊
幼時隨父在邊嘗謁東荆州刺史曹芝芝戲問曰卿欲
官不對曰設官求人非人求官芝異其對署爲府長流
參軍文襄以儀同開府引爲刑獄參軍每加勉勞并州
嘗有彊盜長流參軍張流推其事所疑賊徒並已拷伏
失物家並識認唯不獲盜賊文襄付瓊更令窮審乃別
推得元景融等十餘人并獲贓驗文襄大笑語前妄引
賊者曰爾輩若不遇我好參軍幾致枉死除南清河太
守郡多盜賊及瓊至奸盜止息或外境奸罪輒從界中行
過者無不捉送零陵縣民魏雙成任處與畿內武城交
錯失牛疑其村人魏子賓列送至郡一經窮問即知非
子賓盜便釋之雙成云府君放賊去百姓牛何可得瓊

不理其語密遣訪獲盜者從此玄菟牧多散放不收云但
付府君其隣郡富家將財物寄置界內以避盜冀州繹
幕縣人成氏大富爲賊攻急告曰我物已寄置蘇公矣
賊遂去平原郡有妖賊留黑芍構結徒侶通於滄海瓊
所部人連接村居無相涉累隣邑於此伏其德績郡中
舊賊一百餘人悉充左右人間善惡及長吏飲人一盃
酒無不即知瓊性清愼不發私書道人道研爲濟州沙
門統資産巨富在郡多有出息常得郡縣爲徵及欲求
謁瓊度知其意每見則談問玄理應對肅恭研雖爲僧

數來無由啓口其弟子怪問其故研曰每見府君徑將入
青雲閒何由得論地上事耶研曰貧道爲樂陵太守韋餘
師徒還歸遂棄債券郡人趙頵曾爲樂陵太守韋餘十致仕歸五月中得新瓜一雙自來奉瓊頵恃年老上竟不割人聞受趙頵瓜欲貢新果至門問知頵瓜猶在相顧而去有百姓普明兄弟爭田積年不斷各相援據乃至百人瓊召普明兄弟對衆人諭之曰天下難得者兄弟易求者田宅假令得地失兄弟心如何因而下淚諸證人莫不灑普明兄弟叩頭乞外更思分

異十年即還同住每年
講於郡學朝吏文案
生屋禁斷謠祀婚姻
下綿絹度樣於部內
事必先辦郡縣吏長
人至境訪其政術天
家瓊普集郡中有粟
户徵租復欲推其貸
府君瓊曰一身獲罪
役檢皆免人户保安
人贈遺一無所受尋
書辛術曰既盲且正
太守裴獻伯爲濟州
房延祐爲樂陵郡過
守善刺吏惡裴二不得
遂君之罪人也後有
瓊父申其枉滯議者尚

驅桑悉令授書時人指吏曹爲學
發皆教令儉而衷禮又蠶蟲月預
兵賦次第並立明式至於調役
無十枝穡矣當時州郡無不遣
郡界大水民災絶食者千餘
家瓊普集郡中有粟悉以給付飢者州計
户徵租復欲推其貸粟悉以給付飢者州計
府君瓊曰一身獲罪豈宜爲事相撫兒子咸言府君生汝在
後四表列爲尤最遭憂解職故
爲司直廷尉正朝士嗟其屈尚
書辛術曰既盲且正夕以定體不慮不申初瓊任清河
太守裴獻伯爲濟州刺吏獻伯酷於用法瓊恩於養人
房延祐爲樂陵郡過瀝所裴問其外聲延祐云唯聞太
守善刺吏惡裴二不得人譽者非至公蓉云若公爾黃霸龔
遂君之罪人也後有勅州名魏清能裴以前言恐爲瓊陷
瓊父申其枉滯議者尚其公平事畢主義云爲御史中丞以猛昌泰

任職理官忌違竟不敢有
署臺案始自於瓊遷三
郎中趙州及清河南中有人
頻告謀反瓊後比旨付瓊
曰若欲立功名當更思
理仍數雪及逆身命何輕瓊
正色曰所雪者冤枉不
及逆昂大慙京師爲之語曰
斷決無疑蘇瑋之生建
賜爵安定縣男徐州行臺左
丞行徐州事徐州城中
司徵檢四隣防宿及蹤
所疑逮繫數十人瓊一時放
遣寺僧怨訴不爲雜
瓊遣僧謝曰但還寺得像
送爾後十日杪賊姓名
徒款引道俗歎服舊制兵
儉啓聽淮北取雜後淮北
倍往還彼此兼濟水陸之
齊立仕周爲博陵太守隋開皇初卒
房豹字仲幹清河東武城人也曾祖法壽魏冀州刺史
祖伯祖齊郡內史父翼宗安太守豹體貌魁岸美音儀
年十七州辟主簿王思政入據潁川慕容紹宗出討豹
爲紹宗開府主簿濟兼行臺郎中紹宗自云有水厄遂於

戰艦中浴并自投於水冀以歇嘗之豹白紹宗曰天命也在天豈人理所能延保公若實有水厄非禳辟所能却若其實無何禳之有今三軍之事在於明公唯應速命任理以保元吉方乃乘船入水云以防災豈如岸上指麾以保萬全也紹宗笑曰不能免俗為復爾耳未幾而紹宗遇溺時論以豹為知微清河中除謁者僕射拜西河太守地接周境俗雜獠胡豹政貴清靜甚著聲績遷博陵太守甚有能名又遷樂陵太守風教脩理稱為美政郡瀕海水味多鹹苦豹命鑿井一并遂得甘泉遐邇

以為政化所致豹罷歸後并味復鹹齊瀛遂還本鄉五園自養頻被徵命固辭以疾每牧守初臨必遣致禮官佐邑宰皆投刺申敬終於家無子以兄熊子彥詡嗣彥詡明辯有學識位殿中侍御史千乘益都二縣令有政

路云病陽平人也風神踈朗儀表環異河清初為殿中侍御史彈劾不避貴戚以正直知名時勑用士人為縣宰以云病為定州饒陽縣令云病閑時務性頗嚴毅人不敢欺然至廉平為吏民歎伏武平四年為成安縣

令都下有鄴臨漳成安三縣輦轂之下舊號難爲重以政亂時艱綱紀不立近臣內戚請屬百端云病消息事宜以理抗答勢要之徒雖廣養小人莫不憚其風格亦不至嫌恨自遷鄴以還三縣令政術云病獨爲稱首周武平齊重其能官與濟陰郡守公孫景茂二人不被替代發詔褒揚去病後以尉遲迥事隋大業初卒於冀氏縣令

隋

龔彥光字脩芝安定烏氏人也祖茂魏秦華二州刺史父顯周荊州刺史彥光少岐嶷有至性其父每謂所親曰此兒有風骨當興吾宗七歲時父遇篤疾醫云餌五石可愈時求紫石英不得彥光憂瘁不知所爲忽於園中見一物彥光所不識怪而持歸即紫石英也親屬咸異之以爲至孝所感魏大統末入學畧涉經史有規檢造次必以禮解褐祕書郎周受禪遷舍人上士武帝時累遷小駟下大夫母憂去職毀瘠過禮未幾令起視事帝見其毀甚嗟嘆久之後爲御正下大夫從帝平齊以功授開府陽城縣公宣帝即位拜華州刺史進封華陽

郡公以陽城公轉封一子後拜柱國青州刺史屬帝崩不之官高祖受禪以為岐州刺史兼領宮監甚有惠政嘉禾連理出於州境上嘉其能下詔褒美賜粟五百斛帛物三百段御傘一枚以厲清正後轉相州刺史彦光前在岐州其俗頗賞以靜鎮之合境大安奏課連最為天下第一及居相部如岐州法鄴都雜俗人多變詐為之作歌稱其不能理政上聞而譴之竟坐免歲餘拜趙州刺史彦光言於上曰臣前待罪相州百姓呼為戴帽錫臣自分廢黜無復衣冠之望不謂天恩復加收採臣請復為相州改絃易調庶有以變其風俗上從之復為相州刺史豪猾者聞彦光自請而來莫不唾笑彦光下車發摘奸隱有若神明狡猾莫不潛竄於是合境大駭初齊士後衣冠士人多遷鄴內唯伎巧商販及樂户之家移實州鄴由是人情險詖妄起風謡訟官人萬端千變彦光欲革其弊乃用秩俸之物招致山東大儒每鄉立學非聖哲之書不得教授常以季月召集之親臨策試有勤學異等聰令有聞者升堂設饌其餘並在廊下有好諍訟惰業無成者坐之庭中設以草具及大成

當舉行賓貢之禮又於郊外祖道并以財物資之於是人皆尅勵風俗大改有潛陽人焦通性酗酒事親禮缺爲從弟所訟彦光兄弟之罪將至州學令觀孔子廟于時廟中有韓伯瑜母杖不痛哀母力衰對母悲泣之像通遂感悟悲娓若無所容者彦光訓諭而遣之後改過勵行卒爲善士吏人感悅畧無諍訟卒官贈冀定瀛青四州刺史謚曰孝子文謙嗣弘雅有父風以上柱國世子例授儀同歷七饒二州刺史遷潁陽太守稱爲天下之最徵拜户部侍郎遼東之役領虎賁郎將爲盧龍道軍副會楊玄感作亂其弟虎賁郎將玄縱先謙文謙玄感反問未至而玄縱逃走文謙不之覺坐是配防桂林而卒少子文讓初封陽城縣公後爲鷹揚郎將從衛玄擊楊玄感於東都力戰而死贈通議大夫

樊叔畧陳留人也父觀仕魏爲南兗州刺史河陽侯爲高氏所誅叔畧被腐刑給使殿省身長九尺有志氣頗見忌內不自安遂奔關西周文器之引置左右授都督襲爵爲侯大冢宰宇文護執政引爲中尉漸被委信兼督內外位開府儀同三司護誅齊王憲引爲園苑監數

進兵謀憲甚奇之從武帝平齊以功加上開府封清鄉
縣公拜汴州刺史號爲明決宣帝營建東都以叔畧有
巧思拜營構監宮室制度皆叔畧所定尉遲迥之亂鎮
大梁以軍功拜大將軍復爲汴州刺史高祖受禪加位
上大將軍進爵安定郡公在州數年甚有聲稱遷相州
刺史政爲當時第一上降璽書褒美之賜以粟帛班示
天下百姓爲之語曰智無窮清鄉公上下正樊安定徵
拜司農卿吏民莫不流涕相與立碑頌德自爲司農卿
所種植叔畧別有條制皆出人意表朝廷有疑滯公卿
所未能決者叔畧輒爲評理雖無學術有所依據然斷
心獨見閭與理合甚爲上所親委高熲楊素皆禮遇之
晨至獄門於馬上暴卒上嗟悼久之贈亳州刺史謚曰
襄

趙軌河南雒陽人也父肅魏散騎常侍自有傳軌少好
學有行檢仕周爲蔡王記室以清苦聞高祖受禪爲齊
州別駕有能名其東鄰有桑襍落其家軌遣人悉拾還

其主識其諸子曰吾非以此求名意者非機杼之物不願侵人汝等宜以爲戒在州四年考績連最持節使者郤陽公梁子恭上狀薦賜以粟二百石優令入朝父老將送者各揮淚曰別駕爲在官不與百姓交是以不敢以壺酒相送公清若水是以請酌一杯水無錢軌受而飲之至京詔與牛弘撰定律令格式時衛王爽爲原州總管召爲司馬在道夜行其左右馬逸入田中暴人禾軌駐馬待明訪知禾主酬直而去原州人吏聞之莫不改操後檢校硤州刺史甚有恩惠轉岐州總管長史

芳陂舊有五明堰蕪穢不修動於數歲於是勸課吏民更開三十六門灌田五千餘頃人賴其利秩滿歸卒于家子弘安弘智並知名

房恭懿字慎言河南洛陽人也父謨魏贈司空前史有傳恭懿沈深有局量達於從政仕齊歷平恩令濟陰守並有能名齊亡不得調後讀尉遲迥亂廢于家開皇初吏部尚書蘇威舉爲新豐令政爲三輔之最上聞而嘉之賜物四百段恭懿以所得賜分給窮乏未幾復賜粟三百石恭懿又以賑賀人上聞而止之時雍州諸縣令

每朝朝謁上見恭懿必降至榻前詔以治民之術威又
薦之歷澤德二州司馬上盧懷慎復奏恭懿政為天下之最
上甚異之復賜以帛因謂諸州朝集使者曰房恭懿志
在體國愛養我百姓此乃上天宗廟之所祐助豈朕寡
薄能致之乎朕即拜為刺史當令天下模範之卿等宜
師教也乃下詔褒美因授岳州刺史未幾國子博士何
妥奏恭懿尉遲迥之黨竄嶺表威儀禮曲相舉薦上大怒恭
懿竟放嶺南未幾復召洪州卒論者寃之
公孫景茂字元蔚河間阜成人也容貌甥捂少好學博
涉經史在魏察孝廉射策甲科稍遷太常博士多所損
益時人稱為書庫歷尚唐令大理正俱有能名齊滅周
武帝聞而召見與語器之授濟北太守以母憂去職開
皇初召拜汝南太守郡廢為曹州司馬遷息州刺史法
令清靜德化大行屬平陳之役征人在路病者景茂減
俸祿為饘粥湯藥多方振濟之賴全活者千數上聞而
嘉之詔宣示天下十五年上幸洛陽景茂謁見時年七
十七上命升殿坐問其年哀其老嗟嘆久之景茂再拜
曰吕望八十而遇文王臣踰七十而逢陛下上甚悅下

詔褒美之加上儀同伊州刺史明年以疾徵吏人號泣於道及疾愈復乞骸骨又不許轉道州刺史悉以秩俸買牛犢雞豕散惠孤弱不自存者好置騎巡人家至戶入閱視百姓產業有脩理者於都會時乃褒揚稱述如有過惡隨即訓導而不彰也由是人行義讓有無均通男子相助耕耘婦女相從紡績大村或數百戶皆如一家之務其後請致仕上優詔聽之仁壽中上明公楊紀出使河北見景茂神力不衰還以狀奏於是就拜淄州刺史明公義早孤為母氏所養親授書傳周天和中選良家子任太學生武帝時召入露門學令受道義每月集御前令與大儒講論上數嗟異時輩慕之建德初授宣納中士從平齊累遷掌治上士上士歸冠將軍高祖作相授內史上士參掌機要開皇元年除主客侍郎攝內史舍人賜爵安陽縣男轉駕部侍郎使勾檢諸馬牧所獲十

為良牧大業初年八十七卒謚曰康身死之日諸州人吏赴喪者數千人或不及葬皆望墳慟哭野祭而去

辛公義隴西狄道人也祖徽魏徐州刺史父季慶青州刺史公義早孤為母氏所養親授書傳周天和中選良家子任太學生武帝時召入露門學令受道義每月集御前令與大儒講論上數嗟異時輩慕之建德初授宣納中士從平齊累遷掌治上士上士歸冠將軍高祖作相授內史上士參掌機要開皇元年除主客侍郎攝內史舍人賜爵安陽縣男轉駕部侍郎使勾檢諸馬牧所獲十

餘萬匹上喜曰唯我公義奉國誠心從軍平陳以功除岷州刺史土俗畏病若一人有病即合家避之父子夫妻不相看養孝義道絕由是病者多死公義患之欲變其俗因分遣官人巡檢部內凡有疾病者以牀輿來安置聽事暑月疫時病人或至數百聽廊悉滿公義親設一榻獨坐其間終日連夕對之理事所得秩俸盡用市藥迎醫療之躬勸其飲食於是悉差方召其親戚而喻之曰死生由命不關相著前汝棄之所以死耳今我聚病者坐卧其間若言相染那得不死病既復差汝等勿復信之諸病家子孫慙謝而去後人有遇疾者爭就使君其家親屬固留養之始相慈愛此風遂革合境之內呼爲慈母後遷并州刺史下車先至獄中因露坐牢側親自驗問十餘日間決斷咸盡方還大聽受領新訟皆不立文案遣當直佐僚一人側坐訊問事若不盡應須禁者公義即宿聽事終不還閣人或諫之曰此事有程使君何自苦也答曰刺史無德何以導人尚令百姓繫於囹圄豈有禁人在獄而公自安乎罪人聞之咸自歎服後有欲諍訟者鄉閭父老遽相曉曰此蓋小事何忍

勞苦使君訟者多兩讓而止時山東霖雨自陳汝至于滄海皆苦水災境內大牙獨無所損山出黃銀獲之以獻詔水部郎婁前就公義禱焉乃聞空中有金石絲竹之響仁壽元年追充揚州道黜陟大使豫章王暕恐其部內官寮犯法未入州境豫令使屬之公義答曰不敢有私及至揚州皆無所縱捨暕銜之及煬帝即位揚州長史王弘入為黃門郎因言公義之短竟去官吏人守闕訴冤相繼不絕後數歲帝悟除內史侍郎丁母憂未幾起為司隸大夫檢校右禦衛虎賁郎將從征至柳

郡卒子融

柳儉字道約河間解人也祖元璋魏司州大中正相華二州刺史父裕周聞喜令儉有局量立行清苦為州里所敬雖至親暱無敢狎侮仕周歷宣納上士襲伯大夫及高祖受禪擢拜水部侍郎封率道縣伯未幾出為廣漢太守甚有能名俄而郡廢時帝勵精思政妙簡良能出為牧宰儉以仁明著稱擢拜蓬州刺史獄訟者庭決遣之佐吏從容而已獄無繫囚蜀王秀時鎮益州列上其事遷邛州刺史在職十餘年人夷悅服蜀王秀之得

罪也儉坐與交通免職及還鄉妻子衣食不贍見者咸歎伏焉煬帝嗣位徵之干時多以功臣任職牧州領郡者並帶戎資唯儉起自良吏帝嘉其績特授朝散大夫弘化太守儉清節愈勵屬大業五年入朝郡國畢集帝謂納言蘇威吏部尚書牛弘曰其中清名天下第一者爲誰威等以儉對帝又問其次威以涿郡贊務郭絢潁川贊務敬肅等二人對帝賜儉帛二百匹絢肅各一百匹令天下朝集使送至郡邸以旌異焉論者美之及大業末盜賊蜂起數被攻逼儉撫結人夷夏卒無離叛竟以保全及唐兵至長安尊立恭帝徵儉與留守李淵賜儉物三百段就拜南向慟哭既而歸京師相國李淵賜儉物三百段就拜上大將軍歲餘卒於家時年八十九郭絢河東安邑人家世寒微初爲尚書令史後以軍功拜儀同歷數州司馬長史皆有能名大業初刑部尚書宇文弼巡省河北引絢爲副煬帝將有事遼東以涿郡爲衝要訪可任者聞絢有幹局拜涿郡贊務吏人悅服數載遷爲通守兼領留守及山東盜起絢逐捕之多所剋獲時諸郡無復完者唯涿郡獨全後將兵擊建德於河間戰死人吏

哭之數月不息敬肅字恪德河東蒲坂人少以貞介知名釋褐州主簿開皇初為安陵令有能名擢拜泰州司馬轉幽州長史仁壽中為衛州司馬俱有異績煬帝嗣位遷潁川贊務大業五年朝東都帝令司隸大夫薛道衡為天下郡守之狀稱肅曰心如鐵石老而彌篤時左翊衛大將軍宇文述當塗用事其宅在潁州每有書屬肅肅未嘗開封輒令使者持去述賓客有放縱者以法繩之無所寬貸由是述衔之八年朝於涿郡帝以其年老有能名將擢為大守者數矣輒為述所毀不行大業末乞骸骨優詔許之去官之日家無餘財歲餘終於家

劉曠不知何許人也性謹厚每以誠恕應物開皇初為平鄉令單騎之官人有爭訟者輒丁寧曉以義理不加繩劾各自引咎而去所得俸祿賑施窮乏百姓感其德化更相篤勵曰有君如此何得為非在職七年風教大洽獄中無繫囚諍訟絕息圄圉皆生草庭可張羅及去官吏民無少長號泣緣路將送數百里不絕遷為臨潁令清名善政為天下第一尚書左僕射高熲言狀上召之及引見勞之曰天下驍令圄多矣卿能獨異於政良

足美也顧謂侍臣曰若不殊黥劓何以勸人於是下優詔擢拜莒州刺史

王伽河間童武人也開皇末爲齊州參軍初無足稱後被州使送流囚季秦等七十餘人詣京師時制流人並枷鎖縛送次滎陽伽憫其辛苦悉呼而謂之曰卿輩既犯國刑虧損名教身嬰縲紲此其職也今復重勞援卒豈獨不愧於心哉參等辭謝伽曰汝等雖犯憲法枷鎖亦大苦辛吾欲與汝等脫去行至京師總集能不違期不皆拜謝曰必不敢違伽於是悉脫枷停援卒與期曰某日當至京師如致前却吾當爲汝受死舍之而去流人感悅依期而至一無離叛上聞而驚異召見與語稱善久之於是悉召流人并令攜負妻子俱入賜宴於殿庭而赦之乃下詔曰凡在有生含靈稟性咸知好惡並識是非若臨以至誠明知勸導則俗必從化人皆勸善往以海內亂離德教廢絕官人無慈愛之風兆庶懷姦詐之意所以獄訟不息流滯難理朕受命上天安養萬姓思導聖法以德化人朝夕孜孜意本如此而伽深識朕意誠心宣導參等感悟自赴憲司明率士之人非爲

難教良是官人不加曉示致令陷罪無由自新若使官
吏盈王伽之儔人皆季參之輩刑厝不用其何遠哉於是
擢伽爲雍令政有能名
魏德深本館鹿人也祖沖仕周爲刑部大夫建州刺史
因家弘農父毗鸞林令德深初爲高祖挽郎後歷馮翊
郡書佐武陽郡司户書佐以能遷貫鄉長爲政清靜不
嚴而肅會興遼東之役徵稅百端使人往來責成郡縣
于時王綱弛紊吏多賦賄所在徵斂人不堪命唯德深
一縣有無相通不遑其力所求皆給而百姓不擾又盜
賊羣起武陽諸城多遭淪陷唯貴鄉獨全郡丞元寶藏
受詔逐捕盜賊每戰不利則器械必盡輒徵發於人動
以軍法從事如此者數矣其隣城營造皆聚於聽事更
人遞相督責晝夜諠囂猶不能濟德深各問其所欲任
隨便脩營官府寂然恒若無事唯朱長吏所修不須
過勝餘縣使百姓勞苦然在下各自竭心恒爲諸縣之
最尋轉館陶長貴鄉吏民聞之相與言及其事皆歔欷
流涕語不成聲及將赴任傾城送之號泣之聲道路不
絕既至館陶閭境老幼皆見其父母有猶人負外郎

趙君寶與郡丞元寶藏深相交結前後令長未有不受其指麾者自德深至縣君寶屏處於室未嘗輒敢出門逃竄之徒歸來如市貴鄉父老冒涉艱險詣闕請留德深有詔許之館陶父老復詣郡相訟以貴鄉文書爲詐郡不能決會持節使者竟寶杜整等至兩縣詣使訟之乃斷從貴鄉貴鄉吏民歌呼滿道互相稱慶館陶衆庶合境悲泣因從而居住者數百家寶藏深宰貳能會越王侗徵兵於郡寶藏遂令德深率兵千人赴東都餽而寶藏以武陽歸李密德深所領皆武陽人也以本土從賊念其親戚輒出都門東向慟哭而反人或謂之曰李密兵馬近在金墉去此二十餘里汝必欲歸誰能相禁何爲自苦如此其人皆垂泣曰我與魏明府同來不忍棄去豈道路艱難乎其得人心如此後與賊戰沒於陣貴鄉館陶人庶至今懷之

循吏傳第二

酷吏傳第一

前漢

郅都　寧成

周陽由　趙禹

義縱　王溫舒

尹齊　楊僕

咸宣

田延年

尹賞　田廣明

嚴延年

後漢

董宣

李章

黃昌

後魏

王吉

于洛侯

胡泥

李洪之 子祥

高遵

張赦提 趙霸

羊祉

樊曄

周紆

陽球

崔暹

谷楷

北齊

邸珍

盧斐

宋游道 子士素

畢義雲

鄺道元

隋

庫狄士文

燕榮

崔弘度 弟弘昇

田式

趙仲卿

元弘嗣

王文同

前漢

鄧都河東楊人也以郎事孝文帝景帝時爲中郎將敢直諫面折大臣於朝嘗從入上林賈姬如廁野彘卒來入廁上目都都不行上欲自持兵救姬都伏上前曰亡一姬復一姬進天下所少寧賈姬等乎陛下縱自輕柰宗廟太后何上還竟亦去太后聞之賜都金百斤由此重鄧都濟南人瞯氏音閒宗人三百餘家豪猾二千石莫能制於是景帝乃拜都爲濟南太守至則誅瞯氏首惡餘皆股栗居歲餘郡中不拾遺旁十餘郡守畏都如大府都爲人勇而有氣公廉不發私書閒遺無所受請寄無所聽常自稱曰已背親而仕身固當奉職死節官下終不顧妻子矣都遷爲中尉丞相條侯至賈倨也而都揖丞相是時民樸畏罪自重而都獨先嚴酷致行法不避貴戚列侯宗室見都側目而視虒曰蒼鷹臨江王徵詣中尉府對簿臨江王欲得刀筆爲書謝上而都禁吏不與魏其侯使人以聞子臨江王臨江王既得爲書謝上因自殺竇太后聞之怒以危法中都都免歸家孝景帝乃使使持節拜都爲鴈門太守便道之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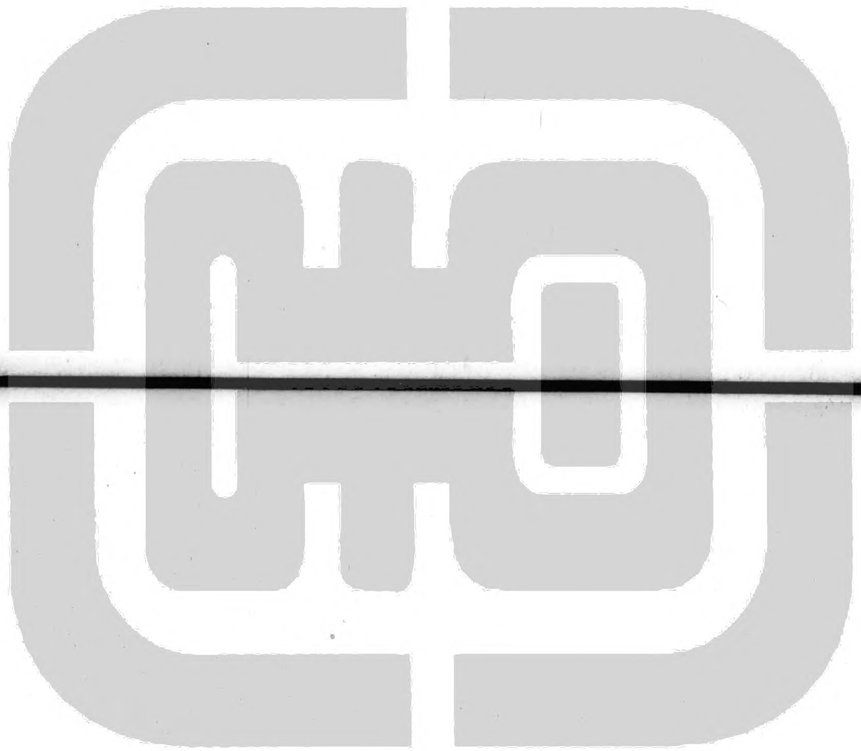
得以便宜從事凶奴素聞郅都節舉還爲引兵去竟郅都死不敢近鴈門凶奴至爲偶人象都令騎馳射莫能中其見憚如此凶奴患之竇太后乃竟中都以漢法景帝曰都忠臣欲釋之竇太后乃竟中都以漢法景帝曰都忠臣欲釋之竇太后乃竟中都以漢法景帝曰都忠臣欲釋

即位吏治尚循謹然由君二千石中最爲暴酷驕恣所
愛者撓法治之所憎者曲法誅滅之所居郡必夷其豪
爲守視都尉如令爲都尉必陵太守奪之治與汲黯俱
爲忮司馬安之文惡俱在二千石列同車未嘗敢均茵
馮後由爲河東都尉與其守勝屠公爭權相告言勝屠
公當抵罪義不受刑自殺而由棄市由釋成周陽由之
後事益多民巧法大抵吏之治類多成由等矣
趙禹扶風槐人也以佐史補中都官用廉爲令史事大
尉周亞夫亞夫爲丞相禹爲相史府中皆稱爲廉
然亞夫弗任曰極知禹無害然文深不可以居大府武
帝時禹以刀筆吏積勞遷爲御史上以爲能至大中大
夫與張湯定律令作見知吏傳相監司以法蓋自此始
禹爲人廉倨爲吏以來舍無食客公卿相造請禹終不
行報謝務在絕知交賓客之請孤立行一意而已見法
輒取亦不覆案不宮屬陰罪嘗中廢已爲廷尉始條侯
以禹賊深及禹爲少府九卿酷急至晚節事益多吏務
爲嚴峻而禹治加緩名爲平上溫舒等後起治峭於禹
禹先以老徙爲燕相數歲悖亂有罪免歸後十餘年以

壽卒于家

義縱河東人也少年時常與張次公俱攻剽爲群盜縱有姊姁音吁以醫幸王太后太后問有子兄弟爲官長乎姊曰有弟無行不可太后乃告上上拜義姁弟縱爲中郎補上黨郡中令治敢往少温籍縣無通事舉第一遷爲長陵及長安令直法行治不避貴戚以捕按太后外孫脩成君子中上以爲能遷爲河內都尉至則滅族其豪穰氏之屬河內道不拾遺而張次公亦爲郎以勇從軍敢深入有功封爲岸頭侯竇成家居上欲以爲郡守御史大夫弘曰吳楚時東爲小吏時竇成爲濟南都尉其治如狼牧羊成不可使治民上乃拜成爲關都尉歲餘關東吏隸郡國出入關者號曰寧見乳虎無值竇成之怒其暴如此義縱自河內遷爲南陽太守聞竇成家居南陽及縱至關竇成側行送迎然縱氣盛弗爲禮至郡遂案竇氏盡破碎其家成坐有罪及孔暴之屬皆奔亡南陽吏民重足一迹而平氏朱壹杜衍杜周爲縱爪牙之吏任用遷爲延尉數出定襄定襄吏民亂敗於是徙縱爲定襄太守縱至掩定襄獄中重罪輕

繫二百餘人及賓客昆弟私入相視者亦二百餘人縱
皆劾捕鞫曰爲死罪解脫是日皆報殺四百餘人郡中
不寒而栗猾民佐吏爲治是時趙禹張湯以深刻爲九
卿矣然其治尚寬輔法而行縱以鷹擊毛摯爲治後會
更五銖錢白金起民爲姦京師尤甚乃以縱爲右內史
王溫舒爲中尉溫舒至惡其所爲弗先言縱縱必以急
陵之敗壞其功其治所誅殺甚多然取爲小治姦益不
勝直指始出矣吏之治以縛束爲務闒奉以惡用
矣縱廉其治效郅都上幸鼎病又已而卒起幸甘泉



時而五族乎温舒死家累千金
尹齊東郡茌平人也以刀筆吏稍遷至御史事張湯湯
數稱以爲廉武帝使督盜賊斬伐不避貴戚遷關都尉
聲甚於寧成上以爲能拜爲中尉吏民益彫敝輕齊木
彊少文豪惡吏伏匿而善吏不能爲治以故事多廢抵
罪後復爲淮陽都尉王温舒敗後數年病死家直不滿
五十金所誅滅淮陽甚多及死仇家欲燒其屍妻亡去
歸葬
楊僕宜陽人也以千夫爲東河南守舉爲御史使督盜

賊關東治放尹齊以敢擊行稍遷至主爵都尉列爲九
卿天子以爲能南越反拜爲樓船將軍有功封將梁侯
東越反上欲復使將爲其伐前勞以書勅責之曰將軍
以驕人哉前破番禺捕降者以爲虜掘死人以爲獲是
之功獨有先破石門尋陽非有斬將騫旗之實也烏足
一過也建德呂嘉逆罪不容於天下將軍擁精兵不窮
追超然以東越爲援是二過也士卒暴露連歲爲朝會
不置酒將軍不念其勤勞而造侯巧請乘傳行塞因用
歸家懷銀黃垂三組奉鄉里是三過也失期內顧以道
惡爲解失尊尊之序是四過也欲請蜀刀問君賈幾何
對曰率數百武庫日出兵而陽不知挾爲干君是五過
也受詔不至蘭池宮明日又不對假令將軍之吏問之
不對令之不從其罪何如推此心以在外江海之閒可
得信乎今東越深入將軍能率衆以掩過不僕惶恐對
曰願盡死贖罪與王溫舒俱破東越後復與左將軍荀
彘俱擊朝鮮爲彘所縛語在朝鮮傳還竟爲庶人病死
咸宣楊人也咸音減以佐史給事河東守衛將軍青使買
馬河東見宣無害言上徵爲侍御史稍遷至御史

及丞使治主父偃及淮南公獄所以微文深誅殺者甚衆稱爲敢決疑數慶數起而御史及中丞考幾二十歲王溫舒爲中尉而宣爲左內史其治米鹽事小大皆關其手自部署縣名書實物官吏令丞弗得擅搖痛以重法繩之居官數年一切盡然獨宣以小治辦然獨宣以小至大能自行之難以爲經中廢若扶風坐怒其吏成信信亡臧上林中宣使鄧令將重車一乘闌入上林中聲蹙宣門攻亭格殺信射中苑門宣下吏當棄市爲大逆當族自殺而杜周任用是時郡守尉諸侯相二千石欲爲治者大抵盡效王溫舒等而吏民益輕犯法盜賊滋起南陽有梅免白政楚有段中杜少齊有徐勃燕趙之間有堅盧范生之屬大羣至數千人擅自號攻城邑取庫兵釋死罪縛辱郡守都尉殺二千石爲檄告縣趨具食小羣以百數掠鹵鄉里者不可稱數於是上始使御史中丞丞相長史使督之猶弗能禁乃使光禄大夫范昆諸部都尉及故九卿張德等衣繡衣持節發郡兵以興擊斬首大部或至萬餘級及以法誅通行飲食坐相連郡甚者數千人數歲乃頗得其渠率散卒失亡復聚黨阻山川往往而

群無可柰何於是作沈命法曰群盜起不發覺發覺而捕弗滿品者二千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皆死其後小吏畏誅雖有盜弗敢發恐不能得坐課累府府亦使不言故盜賊寖多上下相爲匿以避文法焉

田廣明字子公鄭人也以郎爲天水司馬功次遷河南都尉以殺伐爲治郡國盜賊並起遷廣明爲淮陽太守故城父令公孫勇與客胡倩等謀反倩詐稱光禄大夫從車騎數十言使督盜賊止陳留傳舍太守謁見欲收取之廣明覺知發兵皆斬捕焉而公孫勇衣繡衣乘駟馬車至圍圍使小史侍之亦知其非是守尉魏不害與廐嗇夫江德尉史蘇昌共收捕之上封不害爲當塗侯德轑陽侯昌蒲侯初四人俱拜於前小史竊言武帝問言何對曰爲侯者得東歸不上曰汝欲不貴矣言汝竟欲歸不吾今貴汝謂賜之爵也女鄉名爲何對曰名遺鄉上曰用遺女矣於是賜小史爵關內侯食遺鄉六百户上以廣明連翩大奴徵入爲大鴻臚擢廣明兄雲中代爲淮陽太守昭帝時廣明將兵擊益州還賜爵關內侯徙衛尉後出爲左馮翊治有能名宣帝初立代蔡義爲御史大夫以前

爲馮翊與議定策封昌水侯歲餘以祈連將軍將兵擊匈奴出塞至受降城受降都尉前死喪柩在堂廣明召其寡妻與姦既出不至質所期處也引軍空還下太僕杜延年簿責廣明自殺闕下國除兄雲中爲淮陽守亦敢詐殺吏民守闕告之竟坐棄市

田延年字子賓其先齊諸田也徙陽陵延年以材畧給事大將軍莫府霍光重之遷爲長史出爲河東太守選按尹翁歸等以爲爪牙誅鋤豪彊姦邪不敢發以選入爲大司農會昭帝崩昌邑王嗣位淫亂霍將軍憂懼與公卿議廢之莫敢發言延年按劒廷叱羣臣即日議決語在光傳宣帝即位延年以決疑定策封陽成侯先是茂陵富人焦氏賈氏以數千萬陰積貯炭葦諸下里物死者歸葛里葬地下故曰下里昭帝大行時方下事暴起用度未辦延年奏言商賈或豫收方上不祥器物冀其疾用欲以求利非民臣所當爲請沒入縣官奏可富人亡財者皆怨出錢求延年罪初大司農取民牛車二萬兩爲僦載沙便橋下送致方上車直千錢延年上簿詐增僦直車二千八六千萬盜取其半焦賈兩家告其事下丞相府丞

相議奏延年主守盜三十萬不道霍將軍召問延年欲爲道地延年抵曰本出將軍之門蒙此爵位無有是事光曰即無事當寬意御史大夫田廣明謂太僕杜延年曰春秋之義以功覆過當廢昌邑王時非田子賓之言大事不成今縣官出三十萬自乞音氣之何哉願以愚言曰大將軍延年言之大將軍曰誠然實勇士也當發大議時震動朝廷光因舉手自拊心曰使我至今病悸謝田大夫曉大司農通往就獄得公議之田大夫使人語延年延年曰幸縣官寬我幸何面目入牢獄使衆人指笑我卒徒唾吾背乎即閉閤獨居齋舍偏袒持刀東西步數日使者召延年詣廷尉聞鼓聲自刎死國除

嚴延年字次卿東海下邳人也其父爲丞相掾延年少學法律丞相府歸爲郡吏以選除補御史掾舉侍御史是時大將軍霍光廢昌邑王尊立宣帝宣帝初立延年劾奏光擅廢立亡人臣禮不道奏雖寢然朝廷肅焉敬憚延年後復劾大司農田延年持兵干屬車大司農自訟不干屬車事下御史中丞謫責延年何以不移書宮

殿門禁止大司農而令得出入宮於是覆劾延年闌內罪人法至死延年亡命會赦出丞相御史府徵書同日到延年以御史書先至詣御史府復為掾宣帝識之拜為平陵令坐殺不辜去官後為丞相掾復擢為好時令神爵中西羌反彊弩將軍許延壽請延年為長史從軍敗西羌還遷為涿郡太守時郡比得不能太守涿人畢野白等白是廢亂大姓西高氏東高氏自郡吏以下皆畏避之莫敢與牾咸白寧負二千石無負豪大家賓客放為盜賊發輒入高氏吏不敢追浸浸日久道路張弓拔刃然後敢行其亂如此延年至遣掾盛吾趙繡按高氏得其死罪繡見延年新將心內懼即為兩劾先白其輕者觀延年意怒乃出其重劾延年已知其如此矣趙掾至界白其輕者延年索懷中得重劾即收送獄夜入晨將至市論殺之先所被者死吏皆股栗遣吏分考兩高窮竟其姦詐殺人郡中震恐道不拾遺三歲遷河南太守賜黃金二十斤豪彊屏息野無行盜威震旁郡真治務在摧折豪彊扶助貧弱貧弱雖陷法曲文以出之黃霸榮得侵小民者以文內之衆人所謂當死

者一朝出之所謂當生者誅殺之吏民莫測其意深淺戰慄不敢犯禁校其獄皆文致不可得反延年爲人短小精悍敏捷於事雖子貢冉有通藝於政事不能絕也吏忠盡節者厚遇之如骨肉皆親鄉之出身不顧以是治下無隱情然疾惡泰甚中傷者多七巧爲獄文善史書所欲誅殺奏成於手中主簿親近史不得聞知奏可論死奄忽如神々卜傳屬縣因會論府上流血數里河內號曰屠伯令行禁止郡中清是時張敞爲京兆尹素與延年善敞治雖嚴然尚顧有縱舍閭延年用刑刻急乃以書喻之曰普韓盧之取兔也上觀下獲言良犬之取兔仰觀人主之意而獲之喻不妄殺不甚多殺願次卿少緩誅罰思行此術延年報曰河南天下喉咽二周餘孽盛茍織何可不鉏也自矜伐其能終不衰止時黃霸在潁川以寬恕爲治郡中亦平婁蒙豐年鳳凰下上賢焉下詔稱揚其行加金爵之賞延年素輕霸爲人及比郡爲守褒賞及在已前心內不服河南界中又有蝗蟲府丞狐義出行蝗還見延年延年曰此蝗豈鳳凰食邪義又道司農中丞耿壽昌爲常平舍利百姓延年曰丞相御史不知爲

也當避位去詩曰安得權此後左馮翊缺上欲徵延年
符已發爲真名酷復止延年疑少府梁丘賀毀之心恨
會琅邪太守以視事久病言三月免延年自知見廢謂
丞曰此人尚能去官我反
去邪又延年察獄史廉
有贓不入身延年坐選舉失實貶秩笑曰後敢復有舉
人者矣丞義年老頗悖妻小畏延年恐見中傷延年本嘗
與義俱爲丞相史實親厚之無意毀傷也饋遺之甚厚
義愈益恐自簽得死卦忽忽不樂取告至長安上書言
延年罪名十事已拜奏因飲藥自殺以明不欺事下御
史丞撿驗有此數事以結延年坐棄市初延年母從東海來欲從延年
因母大驚便止都亭不肯入延年出至都亭謁母母閉
閤不見延年免冠頓首閤下良久母乃見之因數責延
年幸得備郡守專治千里不聞仁愛教化有以全安愚
民顧乘刑罰多刑殺人欲以立威豈爲民父母意哉延
年服罪重頓首謝因自爲母御歸府舍母畢正臘謂延
年天道神明人不可獨殺哉不意當老見壯子被刑戮
也行矣去女東歸埽除墓地耳遂去歸郡見昆弟宗人

復為盜言之後歲餘果敗東海莫不賢知其母延年兄弟五人皆有吏材至大官東海號曰萬石嚴媼次第彭祖至太子太傅在儒林傳

尹賞字子心鉅鹿楊氏人也以郡吏察廉為樓煩長舉殘材栗邑令左馮翊薛宣奏賞能治劇徙為頻陽令坐多賊免後以御史舉為鄭令來始元延間上怠於政貴戚驕恣紅陽長仲兄弟交通輕俠藏匿亡命而北地大豪浩商等報怨殺義渠長妻子六人往來長安中丞相史遣掾求逐黨與詔書刀筆劾之乃得長安中

浸多閭里少年群輩殺吏受賕報仇相與探丸為彈得赤丸者斫武吏得黑者斫文吏白者主治喪城中薄暮壁起剽劫行者死傷橫道枹鼓不絕賞以三輔高第選守長安令得一切便宜從事賞至修治長安獄穿地方深各數丈致令辟為郭以大石覆其口名為虎穴乃部户曹掾史與鄉吏亭長里正父老伍人雜舉長安中輕薄少年惡子無市籍商賈販作務而鮮衣冠服被鎧杖持刀兵者悉籍記之得數百人賞一朝會長安吏車數百兩分行收捕皆劾以為通行飲食羣盜賞親閱見十置

一其餘盡以次內虎穴中百人爲輩覆以大石數日壹發視皆相枕藉死便輿出瘞寺門桓東捆音梱 捆扶也 百日後乃令死者家各自發取其尸親屬號名音莫高 哭道路皆歔欷長安中歌之曰安所求子桓桓求不得 子郎反 賞所置皆其甥宿或故吏善家子尖計隨輕重願自改者財數十百人比等賞其罪詭令立功以自贖盡力有効者因親用之盜不敢犯追捕甚精甘嘉惡甚於凡吏常員視事數月經義上部國亡命散走各歸其處不敢闚長安江湖中多

賞爲江夏太守捕格江賊及所誅吏民甚多坐殘賊南山群盜起以賞爲右輔都尉選執金吾督大姦猾輔吏民甚畏之數年卒官疾病且死戒其諸子曰丈夫爲吏正坐殘賊免追思其功效則復進用矣一坐軟弱不勝任免終身廢棄無有赦時其羞辱甚於貪汗坐贓愼毋然賞四子皆至郡守長子立爲京兆尹皆尚威嚴有治辯名

後漢

董宣字少平陳留圉人也初爲司徒侯霸所辟舉高等

累遷北海相到官以大姓公孫丹爲五官掾丹新造居
宅而卜工以爲當有死者丹乃令其子殺道行人置冢
舍内以塞其咎宣知即收丹父子殺之丹宗族親黨三
十餘人操兵詣府稱冤叫號宣以丹前附王莽慮交通
海賊乃悉收繫劇獄使門下書佐水丘岑盡殺之青州
以其多濫奏宣考岑宣坐徵詣廷尉在獄晨夜諷誦無
憂色及當出刑官屬具饌送之宣乃厲聲曰董宣生平
未嘗食人之食況死乎外車而去時同刑九人次應及
宣光武馳騶騎特原宣刑具令還獄遣使者詰宣多殺
無辜宣具以狀對言水丘岑受臣旨意罪不由之願復
臣活岑使者以聞有詔左轉宣懷令令青州勿案岑罪
岑官至司隸校尉後江夏有劇賊夏喜等寇亂郡境以
宣爲江夏太守到界移書曰朝廷以太守能禽姦賊故
辱斯任今勒兵界首檄到幸思自安之宜喜等聞懼即
時降散處威陰氏爲郡都尉宣輕慢之坐免後特徵爲
洛陽令時湖陽公主蒼頭白日殺人因匿主家吏不能
得及主出行而以奴驂乘宣於夏門亭候之乃駐車即
馬以刀畫地大言數主之失叱奴下車因格殺之主即

還宮訴帝帝大怒召宣欲筆殺之宣叩頭曰願乞一言而死帝曰欲何言宣曰陛下聖德中興而縱奴殺人將何以理天下乎臣不須筆請得自殺即以頭擊楹流血被面帝令小黃門持之使宣叩頭謝主宣不從謂使頻之宣兩手據地終不肯俯主曰文叔為白衣時藏亡匿死吏不敢至門今為天子威不能行一令乎帝笑曰天子不與白衣同因勑彊項令出賜錢三十萬宣悉以班諸吏由是搏擊豪彊莫不震慄京師號為卧虎歌之曰

枹鼓不鳴董少平在縣五年年七十四卒於官詔遣使者臨視惟有布被覆屍妻子對泣有大麥數斛敝車一乘帝傷之曰董宣廉潔死乃知之以宣嘗為二千石賜艾綬葬以大夫禮拜子並為郎中後官至齊相

奚曄字仲華南陽新野人也與光武少遊舊建武初徵為侍御史遷河東都尉弓見雲臺初光武微時嘗以事詢於新野曄為市吏餽餌一笥帝德之不忘仍賜曄御食及乘輿服物因戲之曰一笥餌得都尉何如曄頓首謝及至郡誅討大姓焉滴臣等盜賊清吏民畏之數年

遷揚州牧教民耕田種樹理家之理視事十餘年坐法

左轉職長隄嚴滅後隴右不安乃拜曄爲天水太守政嚴猛好申韓法善惡立斷人有犯其禁者平不生出獄吏民及羌胡畏之道不拾遺行旅至夜聚衣裳道傍弓以十數公涼州爲之歌曰游子常苦貧力子天所富寧忘乳虎穴不入冀府寺大笑期必死忿怒或見置嗟我冀府君安可再遭值視事十四年平官永平中顯宗追思曄在天水時政能以爲後人莫之及詔賜錢百萬子融有俊才好黃老不肯爲吏

季章字弟公河內懷人也五世二千石章習嚴氏春秋經明教授歷州郡吏光武爲大司馬平定河北召章置東曹屬數從征伐光武即位拜陽平令時趙魏豪右往往聚清河大姓趙綱遂於縣界起塢壁繕甲兵爲在所害章到乃設饗會而延謁綱綱帶文劒被羽衣從士百餘人來到章與對讌飲有頃手劒斬綱伏兵亦悉殺其從者因馳詣塢壁攻擊滅之吏民遂安遷千乘太守坐誅斬盜賊過濫徵下獄免歲餘拜侍御史出爲琅邪太守時北海安丘大姓夏長思等及遂因太守處興而據營陵城章聞馳發六千人馳往擊之掾吏止章曰二

千石行不得出衆兵不得擅發早按劍怒曰逆虜無狀
因刼郡守此何可忍若坐討賊而死吾不恨也遂引兵
至安丘城下募勇敢燒城門與長恩戰斬之獲三百餘
級得牛馬五百餘頭而還與歸郡以狀上帝悉以所得
班勞吏士後坐度人田不實徵以章有功但司寇論月
餘免刑歸復徵會病卒

周紡字文通下邳徐人也爲人剋削少恩好韓非之術
爲廷尉史永平中補圉行唐長到官曉吏人曰朝廷
不以長不肖使牧黎民而性雖猾吏志除豪賊且勿相
試遂殺縣中尤無狀者數十人吏人大震遷博平令收
考姦臧無出獄者以威名遷齊相亦頗嚴酷專任刑法
而善爲辭案條教爲州內所則後坐殺無辜復左轉博
平令建初中爲勃海太守每赦令到郡輒隱閉不出先
遣使屬縣盡決刑罪乃出詔書坐徵詣廷尉免歸紡廉
潔無資常築塹以自給肅宗聞而憐之復以爲郎再遷
召陵侯相廷掾憚紡嚴明欲損其威乃晨取死人斷手
足立寺門紡聞便往死人邊若與死人共語狀陰察視
口眼有稻芒乃密問寺門人曰悉誰載臺入城者門者

對惟有廷掾耳又問鈐下外頗有疑今與死人語者不
對曰廷掾疑君乃收廷掾考問具服不殺人取道邊死
人後人莫敢欺者徵拜洛陽令下車先問大姓主名吏
數間里豪彊以對紡厲聲怒曰本問貴戚若馬寶等輩
豈能知此賈豎偏平於是部吏望風旨爭以激切為事
貫戚跼蹐京師肅清皇后父黃門郎寶鄧從宮中歸夜
至止姦亭亭長霍延遮止篤篤奮頭與爭延遂按劍擬
篤而肆詈恣口篤以表聞詔召司隸校尉河南尹尚
書證問遣劍戟士收紡送廷尉詔獄數日貫出帝知紡

奉法疾姦不事貴戚然言慘失中數為有司所奏八年
遂免官後為御史中丞和帝即位太傅鄧彪奏紡在任
過酷不宜典司京輦免歸田里後竇氏貴盛篤兄弟秉
權睚眦宿怨無不僵仆紡自謂無全乃柴門自守以待
其禍然篤等以紡公正而終不敢害永元五
年後徵為御史中丞詔實雖誅而陽侯瓌猶尚在朝
紡疾之乃上疏曰臣聞臧文仲之事君也見有禮於君
者事之如孝子之養父母見無禮於君者誅之如鷹鸇
之逐鳥雀按陽侯瓌本出孽寺無經術

而妄構講舍外招儒徒實會姦弊輕忽天威侮慢王室
又造作巡狩封禪之書惑衆不道當伏誅戮而主者營
私不爲國計大治流雖寡浸成江河燎火雖微卒能燎
野饕霜有漸不可懲革宜尋舊章寘之亂永惟王弃
篡逆之禍上安社稷之計下辯萬人之惑會環歸國紓
遷司隸校尉六年夏旱車駕自洛陽錄囚徒二人被
掠坐輸坐左轉騎都尉七年遷將作大匠九年卒於官
黃昌字聖眞會稽餘姚人也本出孤微居近學官數見
書生修庠序之禮因好之遂就經學又曉習文法仕郡
爲決曹剌史行部見昌甚奇之辟從事後拜宛令政尚
嚴猛好發姦伏人有盜其車蓋者昌初無所言後乃密
遣親客至門賊曹家掩取得之遂收其家一時殺戮
大姓戰懼皆稱神明朝廷舉能遷蜀郡太守先太守李
根年老多悖政百姓侵冤及昌到吏人訟者七百餘人
悉爲斷理莫不得所密捕盜帥一人賀便條諸縣彊暴
之人姓名居處乃分遣掩捕無有遺脫宿惡大姦皆奔
走他境初昌爲州書佐其妻歸寧於家遇賊被獲遂流
入蜀爲人妻其子犯事及乃詣昌自訟昌疑毋不類蜀

人因問所由對曰妾本餘姚戴次公女州書佐黃昌婦也妾嘗歸家為賊所略遂至於此昌驚呼前謂曰何以識黃昌邪對曰昌左足心有黑子常自言當為二千石昌乃出足示之因相持悲泣還為夫婦視事四年徵再遷陳相縣人彭氏舊豪縱造起大舍高樓臨道昌母出行縣彭氏婦人輒升樓而觀昌不喜遂勑收付獄按殺之又遷為河內太守又再遷潁川太守永和五年徵拜將作大匠漢安元年進補大司農左轉太中大夫卒於官

陽球字方正蓨陽泉州人也家世十六姓冠蓋球能擊劍習弓馬性嚴毅而厲好申韓之學郡吏右雇其母者球結少年數十人殺吏滅其家由是知名初舉孝廉補尚書侍郎閑達故事其章奏處義也斷常為臺閣所崇信出為高唐令以嚴苛過理郡守收舉會赦見原辟司徒劉寵府舉高第九江山賊起連月不解三府上球有理姦不拜九江太守球到設方略招降其渠帥悉破收郡內姦吏盡殺之遷平原相出教曰相前莅高唐志場苞姦邪遂為貴郡所見枉舉普租公釋管仲射鉤之讎真高祖赦季布逃亡

之罪雖以不德敢忘前義況君臣分定而可懷宿昔乎今一蠲往愆期諸來效若受教之後而不改姦狀者不得復有所容矣郡中咸畏服焉時天下大旱司空張顯條奏長吏苛酷貪污者皆罷免之球坐嚴苛徵詣廷尉當免官靈帝以球九江時有功拜議郎遷將作大匠坐事論頃之拜尚書令奏罷鴻都文學臣伏承有勑中尚方爲鴻都文學樂松江覽等三十二人圖象立贊以勸學者臣聞傳曰君舉必書書而不法後悔何觀案松覽等皆出於微賤計資小人依憑世戚門託權豪僥冒

睫徼進明時或獻賦一篇或鳥篆蟲書而不法後悔何觀案松覽等皆出於微賤計資小人依憑世戚門託權豪僥冒圖丹青亦有筆不點牘辭不辯心假手請字妖僞百品莫不被蒙殊恩蟬蛻淖濁是以有識掩口天下嗟嘆臣聞圖象之設以昭勸戒欲令人君動鑒得失未聞賢子小人詐作文頌而可妄竊天官垂象圖素者也今太學東觀足以宣明聖化願罷鴻都之選以消天下之謗書奏不省時中常侍王甫曹節等姦虐弄權扇動內外球嘗拊髀發憤曰若陽球作司隸此曹子安得容乎光和二年遷爲司隸校尉王甫休沐里舍球詣闕謝恩奏收

南及中常侍淳于登表赦封易中黃門劉毅小黃門龐訓朱禺齊盛等及子弟爲守令者姦猾縱恣罪合滅族太尉段熲諂附倖宦並誅戮於是悉收甫熲等送洛陽獄及甫子永樂少府萌沛相吉球自臨考甫等五毒備極萌請球曰父子既當伏誅少以楚毒假借老父球曰若罪惡無狀死不滅責乃欲求假借邪萌乃罵曰爾前事吾父子如奴奴敢反汝主乎今日困吾行自及也球使以土塞口簪朴交至父子悉死杖下熲亦自殺乃僵磔甫屍於夏城門大署榜曰

妻子皆流徙比景球既誅甫復欲以次表曹節等乃物中都官從事曰且先去大猾當次案豪右權門聞之莫不舉氣諸肴飾之物皆各緘縢不敢陳設京師畏震時順帝虞貴人葬百官會喪還書節見磔甫屍道次慨然枝淚曰我曹自可相食何宜使犬舐其汁乎語諸常侍令風俱入勿過里舍也節直入省白帝曰陽球故酷暴吏前三府奏當免官以九江微功復見擢用慈過之人好爲妄作不宜使在司隸以騁毒虐帝乃徙球爲衛尉時球出謁陵節勑尚書令召拜不得稽留尺一球被召急

因求見帝叩頭曰臣無清高之行橫蒙鷹犬之任前雖糾誅王甫段熲蓋簡落狐狸未足宣示天下願假臣一月必令豺狼鴟梟各服其辜叩頭流血殿上叩叱曰衛尉卉詔邪至於再三乃受拜其冬司徒劉郃與球議收案張讓曹節等知之共誣白郃等語已見陳球傳遂收球送洛陽獄誅死妻子徙邊

王吉者陳留浚儀人中常侍甫之養子也甫在宦者傳吉少好誦讀書傳喜名聲而性殘忍以父秉權寵年二十餘爲沛相曉達政事能斷察疑獄發起姦伏多出意

訴使郡內各舉效吏豪人諸常有微過酒肉爲臧者

錮數十年猶加堅禁注其名籍專選剽悍吏擊斷非法

若有生子不養即殺其父母合土埋之凡殺人皆磔

屍車上隨其罪目宣示屬縣夏月腐爛則以繩連其骨

周徧一郡乃止見老弱懼視事五年凡殺萬餘人其餘

慘毒刺刻不可勝數郡中惴惴然莫敢自保及陽球奏甫

乃就收執於洛陽獄

後魏

于洛侯代人也爲秦刺史貪酷殘忍部人富饒奪鄉

人呂勝脛纏一具洛陽縣一百載其右臂百姓王
隴客刺殺人王差奴王愈二人依律罪死而洛侯生拔
隴客舌刺其本并刺剜腹二十餘瘡隴客不堪苦痛隨
刀戰動乃立四柱磔其手足命將絶始斬其首支體四
解分懸道路見者無不傷楚歎愕百姓王元壽等一時
反叛有司州訶劾考文詔使者於州常刑人處宣告兵人
然後斬洛侯以謝百姓
胡泥代人也歷官至司監賜爵永安侯泥率勒禁中
不憚豪貴部中尚書敕侯頭應內直而闕於一時泥
以法繩之侯頭特寵遂與泥爭考文聞而嘉焉賜泥衣
服一襲出為幽州刺史泥陽侯以比平陽尼碩學遂
表薦之轉為延州刺史崇虐刑罰酷濫受納貨賄徵
還戮之將就法考文臨訣華殿引見遣侍臣宣詔責之
遂就家賜盡
李洪之本名文通恒農人也少為沙門晚乃還俗太平
真君中為狄道護軍賜爵安陽男會永昌王仁隨太武
南征得元后姊妹二人洪之潛相餉遺結為兄弟遂便
如親頗得元后在南[illegible]第名字乃改名洪之及仁坐事

誅元后入宮得幸於成帝成帝崩太后臨其
親因言洪之為兄與相訣經日具條列南方諸兄珍之
等手以付洪之遂號為獻文親舅太安中珍之等兄弟
至都與洪之相見叙元后平生故事長幼為昆弟以
外戚為河內太守洪之為爵任成侯威儀一同刺史河內比
連上黨南接虎牢山險人悍數為劫害長吏不能禁洪
之至都嚴設科防斬賊首便加重賞勤諭務本盜賊
止息誅鋤姦黨過半酷虐後為懷州刺史封汲郡公徵
拜內都大官河西胡領部落反叛獻文親征命洪之
與侍中東郡王陸定總統諸軍與駕至并州詔洪之為
河西都將討山胡山胡皆保險拒戰洪之築壘於石樓
南白鷄原以對之時諸軍悉欲進攻洪之乃開以大信
聽其復業胡人遂降大獻文嘉之還拜尚書外都大官後
為使持節安南將軍秦益二州刺史至任設安邊禁之制
有帶刃行者罪與劫同輕重各有條章於是大饗
州中豪傑長老示之法制乃夜密遣騎分部覆諸要路
有犯禁者輒捉至州宣告斬決其中枉見殺害百姓至有
百數赤詭渴郎羌深居山谷雖相鄰維五人罕到洪之

芟山爲道廣十餘步示以軍行之勢乃興軍臨其境山人驚駭洪之將數十騎至其里閭撫其妻子問所疾苦因資遺之衆羌喜悅來編課調所入十倍於常洪之善御戎夷頗有威惠而刻害之聲聞於朝野初洪之微時妻張氏亦聰彊婦人自貧賤至富貴多所補益有男女幾十人洪之後得劉芳從姊重之疎張氏亦多所產育爲兩宅別居偏厚劉室由是二妻妬競兩宅母子往來如讎及蓋西州以劉自隨洪之素非藥清每有受納時孝文始建祿制法禁嚴峻遂鎖洪之赴京親臨太華殿

集群臣數之以其六臣聽在家自裁洪之志慷慨多所堪忍疾病灸療艾炷圍將二寸首尺餘處一時俱下言笑自若接賓不輟及臨盡沐浴衣帽防卒扶持出入遍巡家庭如是再三泣歎良久乃卧而引藥始洪之託爲元后兄公私自同貴戚至此罪後孝文乃稍對百官辯其誣假而諸李猶善相視因恩紀如親洪之始見元后計年爲兄及珍之等至洪之以元后集定長幼其呼拜坐皆如家人暮年數延攜之宴飲酣酌之後時或言及本末洪之則起而加敬笑語自若初洪之富貴赫奕以

舅戚之家自居遂棄宗專附珍之等後頗存根本屬而猶不顯然劉氏四子長子神少有膽略以氣尚為名以軍功封長樂縣男累遷平東將軍一本作大孝昌中行相州事尋正加撫軍高榮害盡銳攻之久不能剋會葛榮見禽以功進爵為公元顥入洛莊帝北巡以神為侍中又除殿中尚書仍行相州事車駕還宮改封安康郡公普泰元年進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相州大中正薨贈司徒公冀州刺史子士豹齊受禪例降

高遵字世禮勃海脩人也父濟滄水太守封浮陽子遵出也其兄猗等常欺侮之及父亡不令在喪位遵遂馳赴平城歸其族兄允允時大有譽望為作計策乃為遵父舉哀以遵為喪主京邑無不弔集朝貴咸識之徐歸奔赴免喪後為營宦路遵感成益之恩事允如諸父涉歷文史頗有筆札隨都將長廣公侯窮奇等平定三齊以功賜爵高昌男補安定王相撰太和安昌二殿畫圖後與中書令高閭增改律令進中書侍郎假中書令詣長安刋燕宣王廟碑進爵安昌子使濟兗徐三州觀風理訟進中都令及新制衣冠孝文恭薦宗廟遵形貌

莊潔音氣雄暢常兼太祝令跪贊禮事為俯仰之節粗合儀矩由是帝頗識待之後與游明根高閭李沖等入議律令親對御坐時有陳奏出為齊州刺史建節歷本州宗鄉改觀而矯等彌妬毀之遵性不廉清在中書時毋假歸山東必借備騶馬將從百餘屯逼人家不得絲繭蒲意則詣詈不去旬月之間縑布千數郡邑苦之既徙方岳本意未弭選召僚吏多所取納又其妻明氏家在齊州毋弟舅甥共相憑屬爭取貨利嚴暴非理殺害

[illegible]倉酷之鄉里苦[illegible]聞之及車駕幸鄴遵自州來朝會有赦宥遵臨還州請辭帝於行宮引見誚讓之遵自陳無負帝厲聲曰若無遷都赦必無高遵矣又卿非唯貪惏又虐於刑法鄉謂何如濟陰王濟陰王猶不免於法卿何人而為此行自今宜自謹約還州仍不悛革齊州人孟僧振至洛訟遵詔廷尉少卿鄧述窮鞫皆如所訴先是沙門道登過遵遵以道登荷眷於孝文多奉以貨深託仗之道登因言次申咨救遵帝不省納遂詔賜遵死時遵子元榮詣洛訟冤猶恃道登不時還赴道登知事決方乃遣之遵恨其妻不與訣別處沐浴引椒而死

元榮學尚有文才長於凡案位兼尚書右丞出為西道行臺至高平鎮遇城翻被害遵第次文雖無位宦而資產巨萬遵每責其財又結憾於遵吉凶不相往返時論責之

張赦提中山安喜人也性雄武有規畫初為虎賁中郎將京畿盜魁首稱豹子虎子並善弓馬於靈丘應門閭聚為劫害至乃斬人首射其口剌人臍引腸遶樹而共射之以為戲笑其暴酷如此軍騎掩捕久弗能獲行者患焉赦提為逐賊軍將未幾而獲虎子豹子及其黨送京師斬於闕下自是清靜朞其靈丘羅思祖宗門豪益家處隘險多止亡命與之為劫獻文怒之孥戮其家而思祖家黨復相率寇盜赦提募求捕逐以赦提為游徼軍將前後禽獲殺之略盡因此濫有屠害尤為忍酷既資前稱又藉此功除幽州刺史假安喜侯赦提克已厲約遂有清稱後頗縱妻段氏多有受納命僧尼因事通請貪虐流聞中散李真奉出使幽州採訪牧守政績真奉驗案其罪赦提懼死欲逃其妻姑為太尉東陽王丕妻恃丕親貴自許詣丕申訴求助謂赦提曰當為訴

理幸得申雪願寬憂不為異計赦提以此差自解慰段
乃陳列真香昔嘗因假而過幽州知赦提有好牛從索
不果令臺使止挾前事故威逼部下拷楚過極橫以無
辜證成誣罪於是執事恐有不盡使駕部令趙秦州重
推究訊事狀如前處赦提大辟孝文詔賜死於第將就
盡命妻而責之曰貪濁穢吾者卿也又安吾而不能免
禍九泉之下當為仇讎矣又有華山太守趙霸酷暴非
理大使崔光奏霸云不遵憲度威虐任情至乃手擊吏
僚屬奔走不可以君人字下納之軌物輒禁止在州

諡免所居官
羊祉字靈祐太山鉅平人晉太僕卿琇之六世孫也父
規之宋任城令太武南討至鄒山規之與魯郡太守崔
邪利及其屬縣徐遜愛猛之等俱降賜爵鉅平子拜鷹
門太守祉性剛愎好刑名為司空令輔國長史襲爵鉅
平子侵盜公資私營居宅有司按之抵死孝文特恕遠
徙後還景明初為將作都將加左軍將軍四年持節為
梁州軍司討叛氐正始二年王師伐蜀以祉假節龍驤
將軍益州刺史出劒閣而還又以本將軍為秦梁二州

刺史加征虜將軍天性酷忍又不清潔坐掠人爲奴婢爲御史中尉王顯所彈免高肇執政社復被起爲光祿大夫假平南將軍持節領步騎三萬先驅趣陪未至宣武崩班師夜中引軍山有二徑軍人迷而失路社便斬前副楊明達梟首路側爲中尉元昭所劾會赦免後加平北將軍未拜而卒贈安東將軍兗州刺史謚曰景社自當官不憚彊禦朝廷以爲剛斷時有檢覆每令出使然好慕刑名頗爲深文所經之處人號天狗下及出將

崔暹字元欽本云清河東武城人也世家于滎陽賴川之閒性猛酷少仁恕姦猾好利能事勢家初以秀才累遷南兗州刺史盜用官庫贓污狼籍爲御史中丞李平所糾免官後行豫州事尋即眞坐遣子祈尸分隸三縣廣占田宅藏匿官奴障悋陂葦侵盜公私富室多被其害之王顯所彈免官後復遷瀛州刺史貪暴安忍無惠之言出瀛州北單騎至人村有汲水婦人暹令飲馬因問曰崔瀛州何如婦人不知是暹兒刺史暹默然而去以不辨聽訟斬還京武川鎮反

詔遷與都督李崇討之達崇節度為賊所敗單騎潛還禁於廷尉以女妓田園貨元义獲免建義初遇害於河陰贈司徒公冀州刺史追封武津縣公子瓚字結珍位兼尚書左丞卒瓚妻莊帝妹也後封襄城長公主故特贈瓚冀州刺史子茂字祖昂襲祖爵

酈道元字善長范陽涿鹿人也父範青州刺史自有傳道元初襲爵永寧侯例降為伯御史中尉李彪以道元執法清刻自太傳掾引為書侍御史彪為僕射李沖所奏道元以屬官坐免景明中復為冀州鎮東府長史刺史元悉立冀序崇勸學教詔曰魯陽拳以蠻人不立大學今可聽之以成良守文翁之化道元在郡山蠻伏其威名不敢為寇延昌中為東荊州刺史威猛為政如在冀州蠻人詣闕訟其刻峻請前刺史寇祖禮及以遣戍兵七十人送道元還京二人並坐免官後為河南尹明帝以沃野懷朔薄骨律武川撫宜柔玄懷荒禦寇諸鎮並改為州其郡縣成名今準古城邑詔道元持節兼黃門

侍郎馳馹與大都督李崇等討元法僧又於
叛不果而還孝昌初梁遣將攻揚州刺史元法僧又於
彭城反叛詔道元持節兼侍中攝行臺尚書節度諸軍
依儀射李平故事梁軍云亡渦陽敗退道元追討多有斬
獲後除御史中尉道元素有嚴猛之稱權豪始頗憚之
而不能有所糾正聲望頓損司州牧汝南王悅嬖近左
右丘念常與卧起及選州官多由於念念常匿惡第時
還其家道元密訪知收念付獄悅啓靈太后請仝念身
有勑赦之道元遂盡其命因以劾悅時雍州刺史蕭寶

寅反狀稍露侍中城陽王徽素總道元因諷朝廷遣爲
關右大使寶寅慮道元圖已遣其行臺郎中郭子帙圖
道元於陰盤驛亭亭在岡上常食岡一下之井既被圍穿
井十餘丈不得水水盡力盛賊遂踰牆而入道元與其
弟及二子同時被害道元瞋目叱賊賊偶聲而死寶寅猶
遣斂其父子殯於長安城東事平喪還遂贈吏部尚書冀
州刺史安定縣男道元好學歷覽奇書撰注水經四十
卷本志十三篇又爲七聘及諸文皆行於世然兄弟不
能篤睦又多嫌忌時論薄之子孝友詣闕

咎楷昌黎人也魯祖渾侍中儀曹尚書自有傳楷有局幹稍遷至奉車都尉駙馬性甚嚴急忽前後奉使皆以酷暴爲名時人號曰瞎虎累遷城門校尉卒

北齊

邸珍字安寶本中山上曲陽人也魏太和中徙居武川鎮孝昌中六鎮兵起珍遂從杜洛周洛周爲葛榮所吞珍入榮軍榮爲爾朱榮所破珍與其餘黨俱徙并州從神武出山東神武起義信都拜珍長史上曲陽縣侯除敎州刺史珍求取無厭大爲州人所疾苦徵兼尚書行臺鄴度諸軍事擊梁州將成景儁等解東圍而軍彭城珍御下殘酷士衆離心至於士人豪族遇之無禮遂爲州人所害後贈定州刺史司徒公

石僕射大行臺鄴度諸軍事擊梁州將成景儁等解東圍而軍彭城珍御下殘酷士衆離心至於士人豪族遇之無禮遂爲州人所害後贈定州刺史司徒公

宋游道燉煌人也高祖繇從沮渠牧犍歸魏賜爵清水公繇子巖襲爵改爲西平侯巖子蔭中書議郎樂安王範從事中郎蔭子季預勃海太守游道季預之子也隨父在郡父亡吏民贈遺一無所受事母以孝聞與叔父別居叔父爲奴誣以構逆游道誘令沒雪而殺之魏廣陽王深北伐請爲鎧曹及爲定州刺史又以爲府佐廣

陽爲葛榮所殺元徽誣其降賊收繫妻子游道爲訴得
釋與廣陽子迎喪返葬中尉鄭善長嘉其孝節引爲殿
中侍御史臺中語曰見惡能討宋游道孝莊即位除左
兵中軍爲尚書令臨淮王彧謙責游道乃執版長揖曰
下官謝王暢不謝王理即日詣闕上表曰徐州刺史元
孚頻有表云僞梁廣發士卒圍彭城乞增羽林二千以
孚宗室重臣告請應實所以量奏給武官千人孚今代
下以路阻自防遂納在防羽林八百人辭云疆境無事
乞將還家臣忝爲司深知不可尚書令臨淮王彧即孚

之兄子遭省事謝遠三日之中八度逼迫云宜依判許
臣不敢附下罔上孤負聖明伯孚身在任乞師相繼及
其代下便請放還進退爲貴無憂國之意所請不合其
罪宜下科彧乃召臣於尚書都堂云卿一小郎憂國之
心豈厚於我醜罵溢口不能致身死難方清宮以迎鑾
朝章右僕射臣世隆吏部郎中臣薛瑾已下百餘人皆
皆聞見臣實獻直言云忠賞賤比自北海入洛王不建旗徃討趣惡如流伐善何
速今得冠冕百僚乃欲爲賊鄭先護立義廣州王復

私害政爲臣此言彧賜怒事甚臣既不佞干犯責臣乞
解郎中帝召見游道嘉勞之 彧亦奏言臣忝冠百僚遂
使一郎攘袂高聲肆言頓挫臣解尚書令帝乃下勅聽
解臺郎後除司州中從事時遭鄴會霖雨行旅擁於
河橋游道於幕下朝夕宴歌行者曰何時節作此聲也
固大癡游道應曰何時節而不作此聲也亦大癡後神
武自太原來朝見之曰此人最宋游道邪嘗聞其名今
日始見其面遷游道別駕後日神武之司州饗朝士舉
觴屬游道曰飲高歡手中酒者大十 天卿之意人合飲

及還晉陽百官辭於紫陌神武執游道手曰甚知
朝責中有憎忌卿者卿但用心莫懷畏慮當使卿位與
之相似於是啓以游道爲中尉文襄執請乃以吏部郎
中崔暹爲御史中尉以游道爲尚書左丞文襄謂暹游
道曰卿一人處南臺一人處北省當使天下肅然游道
入省効太師咸陽王坦太保孫騰司徒高隆之司空侯
景録尚書元弼尚書令司馬子如等官貸金銀催徵酬
價雖非指事贓賄終是不避豪文奏駁尚書違失數
百條省中豪吏王儒之徒並怨仵之始依故事於尚書

省立問名以記出入早晚公
坐事十章武二王及諸王妃
責都官郎中畢義雲王其書
者游道判下廷尉科罪高隆
色挫辱七遂枉拷羣令史證
尚書鄭述祖等上言曰飾僞
上王政所不容謹案尚書左
何紀屬永安之始朝士士散
詔言肆其姦詐罕識名義不
典文人鄙其心衆畏其

已憎惡任情比因安平王事遂肆其褊心因公報隙與
郎中畢義雲遞相糾舉又左外兵郎中魏收道牒云扃
內降人左澤等為京畿送省令取保放出大將軍在省
日判聽游道發怒曰往日官府成何物官府將此為例
又云乘前旨格成何物旨格依事請問游道並皆承引
案律對捍詔使無人臣之禮大不敬者死對捍使者尚
得死坐況游道吐不臣之言犯慢上之罪口稱夷齊心
懷盜跖欺公買法受納苞苴隨官厚財與位積錐贓

污未露而發詐如是舉此一隅餘詐可驗今依禮據律處游道死罪是時朝士皆忿為游道不濟而文襄聞其與隆之相抗之言謂楊遵彥曰此眞是鰎直大剛惡人遵彥曰譬之畜狗本取其吠今以數吠殺之恐將來無復吠狗詔付廷尉游道坐除名文襄使元景康謂之曰卿且逐我向并州它經畧不忍殺卿游道從至晉陽以為大行臺吏部又以為太原公開府諮議及平陽公為中尉游道以諂議領書侍御史尋以本官兼司徒左長史及文襄疑黃門郎溫子昇知元瑾之謀繫諸獄而餓之食躄襦而死棄屍路隅游道收而葬之文襄謂曰吾近書與京師諸貴論及朝士云卿僻於朋黨將為一病今卿眞是重舊節義人此懷不可奪子昇吾本不殺之卿葬之何所憚天下人代卿怖者是不知吾心也尋除御史中尉東萊王道習參御史選限外投狀遣習常與游道有舊使令史受之文襄怒收游道辯而判之曰游道稟性獷悍是非肆已吹毛洗垢創疵人物往與郎中蘭景雲忿競列事十條及加推窮便是虛妄方共道習阿黨雜穢陵侮朝典法官而犯特是難原宜付省下科

罪游道被禁獄掾欲爲之脫枷游道不肯曰此令公命
所着不可輒脫文襄聞而捨之游道抗直不改天保元
年以游道兼太尉鄉乃於少府覆檢主司盜賊得鉅萬
計奴吏反誣奏之下獄尋得出不歸家徑之府理事未
幾卒遺令薄葬不立碑表不求贈謚已而贈瓜州刺史
武平中以子十素父典機密重贈三司謚曰貞惠游道
剛直疾惡如讎見人犯罪欲皆致之極法糾彈見事又
好察陰私閭獄察情捶撻嚴酷兗州刺史李子貞在州
貪暴游道按之文襄以子貞豫建義勳意將含忍游道

疑陳元康爲其內助密啓云子貞與元康交游恐其別
有請屬文襄怒於尚書都堂集百僚撲殺子貞又兗州
人爲游道生立祠堂像題曰忠清君游道又別劾吉寧
等五人同死有欣悅色朝士甚鄙之然重交游存然諾
之分歷官嚴整而時有納賄必分及親故之艱匱者其
男女孤弱爲嫁娶之臨喪及必哀躬親營視爲司州綱紀
與牧樂昌西河二王善悅及二王薨每事經恤之與頓
丘李獎一面便定死交執獎曰我年位已高會用弟爲佐史
令第北面於我足矣游道曰不能既而獎爲河南尹辟

游道為中正使者相屬以衣帢待之操手歡謔元顯入
洛將奏受其命出使徐州都督元等與城人趙紹共殺之
游道為將奏訟冤得雪又表請贈田已考一況階以益
之又與劉敬結交託敬弟將於徐州殺趙紹後劉敬訣
法於洛陽將以徐州叛官軍討平之梟將首於鄴市孫
騰使客告市司得五百匹後聰收游道時為司州中從
事令家人作劉將所親於州訴依律判許而奏之勅
至市司猶不許游道杖市司使速付騰聞大怒游道
立理以杭之既收將屍厚加贈遣李將二子構訓居喪
盡以入構訓其使氣黨徙加此時人語曰游道猶獼猴面
游道後令其求三富人死事悉免之凡得錢百三十萬
陸操科斗形意識不關見
道會客因戲之曰賢從在
名稱茂弟游山游道出見
絕構謝之豁然如舊游道
三子士遜為博陵王墨曹
禁所祭游道而訴士遜
我與構恩義深豈不知何
謂醜者必無情構嘗因游
外大好人宜自迎接為通
乃獼猴而衣帽也將與構
後構為定州長史游道第
書郎如夢者見游道怒已曰
共小人謀陷清直之士士遜

驚跪曰不敢不敢旬日之
士愼等曰吾執法太剛
以師之諸子奉父言柔
稍遷中書舍人趙彦深
要近二十年周愼溫恭
出彦深爲刺史斑奏以
德林曰斑留之由是漫
爲善士官尚書左丞

盧斐字子章范陽涿人
性殘忍以彊斷知名文
云狂簡斐然成章非
別典京畿詔獄斐酷濫
掠過度於大棒車輻下
冰雪之上或盛夏酷熱
百數又伺察官人罪失
屏氣皆目之爲盧校事
史事與李庶俱被鞭杖
大三百六十九

通志卷一百七十一 列傳第一百七十一 公論

通志卷一百七十一 列傳第一百七十一 四夷傳 四

士愼遭屯蹇性自如此子孫不足
遷中書舍人趙彦深
門侍郎遷儀同三司散
出彦深爲彭深所重初祖斑知朝政
德林曰斑留之由是漫
爲善士官尚書左丞
除黃門侍郎共典機密士約亦

畢義雲小字陁兒東平須昌人也曾祖衆敬魏兗州刺史自有傳父祖暉勰州刺史義雲少麤俠家在兗州北境常劫掠行旅州里患之晚方折節從宦累遷尚書都官郎中性嚴酷事多幹了文襄作相以爲稱職令普勾僞官專以車輻考掠所獲甚多然大起怨謗曾爲司州吏所訟云其有所減截并改換文書文襄以其推僞衆人怨望並無所問乃拘吏數百而斬之因此銳情訊鞫威名日盛文宣受禪除書侍御史彈射不避勳親累遷御史中丞繩刻更切然豪猾不平頻經怒訟前爲汲郡太守翟當啓列義雲從父兄僧明貪侵債先任京畿長史不受其屬立限切徵由此挾嫌數譖御史過郡訪察欲相推繩又坐私藏工匠家有十餘機織錦并造金銀器物乃被禁止尋見釋以爲司徒左長史尚書左丞司馬子瑞奏彈義雲稱天保元年四月實氏皇姨祖載日內外百官赴第弔省義雲唯遣御史投名身遂不赴又義雲啓云喪婦孤貧後娶李普安女爲妻世安身雖父服未終其女爲祖已就平吉特乞閒迎不敢備禮及義雲成婚之夕衆禮備設尅日拜閤鳴騶清路盛列羽儀兼

差臺吏二十人責其鮮服待從車後直是苟求成昏誣
罔干上義雲資產宅宇足稱豪室忽稱孤貧亦爲矯詐
又駕幸晉陽都坐判拜起居表四品以下五品以上令
預前一日赴南都署表三品以上臨日署訖義雲乃垂
例署表之日索表就家先署臨日遂稱私忌不來於是
詔付廷尉科罪尋勑免推子瑞又奏彈義雲事十餘條
多煩碎罪止罰金不至除免子瑞從兄滔難爲北豫州
刺史義雲遣御史張子階詣州採風聞先禁其興竊家
客等消難危懼遂叛入周時論歸罪義雲云其規報子
瑞事亦上聞爾前譴賞義雲常預從此後稟見稍踈聲
望大損乾明初子瑞遷御史中丞鄭子默祖母遂除
雲之姑即子默正被任用義
左丞便解孝昭赴晉陽直
其信向釋氏常隨入聽講
大漸顧命武成高歸彥云
車迎義雲入北宮參審
參預朝政尋除兗州刺史
自得意望銓衡之舉見
自陳逆許引接又言離別

暫時非久在州先有鐃至於按部行游兩部並用猶作書與元海論叙時事元海入内不覺貴落給事中李幸貞得而奏之爲此元海漸踈幸貞因是兼中書舍人又高歸彦起逆義雲入川私集人馬并聚甲仗將以自防實無他意爲人密啓歸彦被擒又列其朋黨專擅爲此追還武成猶録其往誠竟不加罪除兼七兵尚書義雲性豪縱頗以施惠結納心累世本州刺史家富於財士之贋之者多有拯濟之貴悤情驕侈營造第宅宏壯未幾而成閨門穢雜聲聞朝野爲郎時與左丞宋游道

公事忿競游道廷辱之云雄狐之詩千載爲汝義雲一無所答然暴酷殘忍非人理所及爲家无甚子姓僕恒瘡痍徧體有醇子義雲侍婢姦通擄掠無數爲其舊籠繫之庭樹十餘日乃釋之夜中義雲被賊害即善昭佩刀也遺之於善昭庭中善昭性至凶頑與義雲侍婢姦狎聞難奔哭入家人得佩刀以善昭怖便走出投平恩墅舍一日武成令舍人是蘭子暢就宅推之爾前義雲新納少室范陽盧氏有色貌盧具列善昭云爾乃收縶臨漳獄將斬之邢邵上言

此乃大逆義雲又是朝
水

隋

庫狄士文善無人也祖
刺史士文性孤直雖鄰
齊襲封章武郡王官至
冠多來迎周師惟士文
三司隨州刺史高祖受
兵州刺史性清苦不受
節士文拘之於獄累日
詣所置鹽菜必於外境
絕迹慶弔不通法令嚴
必深文陷害嘗入朝遇
取多少人皆極重士文
上問其故士文曰臣口
賞賜物勞而遣之士文
之贓無所實得千餘人
相送哭泣之聲遍於州

齊太宰自有傳父伏敬泗州
親莫與通狎少讀書傳在
將軍周武帝平齊山東衣
門自守帝音之授開府儀同
開府封湖陂縣子尋拜
家無餘財其子嘗啜官廚
出入皆封署其門親舊
細過
賜公卿入左藏任
一匹兩手各持一匹
長吏尺布斗粟
上表配防嶺南親戚
境至嶺南遇瘴癘死者十八九

於是父母妻子惟哭士文聞之令人捕搒捶楚盈前而哭者彌甚有京兆韋煜爲貝州司馬河東趙達爲清河令二人並苛刻惟長史有惠政時人爲之語曰刺史羅刹政司馬蝮蛇瞋長史含笑判清河生喫人上聞之歎曰士文之暴過於猛虎竟坐免未幾以爲雍州長史士文謂人曰我向法深不能窺候貴要無乃必死此官矣及下車執法嚴正不避貴戚賓客莫敢至門人多怨望士文從父妹爲齊氏婦有色齊滅之後賜薛國公長孫晟爲妻晟寵愛鄭氏妊娠謂之於文獻后后令覽雜

紀士文恥之不與相見後應州刺史唐君明居母憂聘以爲婿由是士文君明並爲御史所劾士文性剛在獄數日憤恚而死家無餘財有子三人朝夕不繼親友無贍之者

田式字顯摽馮翊下邽人也祖安興父長樂仕魏俱爲本郡太守式性剛果幼武藝拳勇絕人仕周位渭南太守政尚嚴猛吏民重足而立無敢違法遷本郡太守親故屏跡訖請不行周武帝聞而嘉之進位儀同三司賜爵信都縣公擢拜延州刺史從平齊以功授開府從爲

建州刺史政封梁泉縣公後從韋孝寬討尉遲迥以功
拜大將軍進爵武山郡公高祖受禪拜襄州總管專以
立威爲務每視事于外必盛氣以待其下官屬股慄無
敢仰視有犯禁者鉅至親昵無所容貸其女壻京兆杜
寧自長安省之或誡寧無出外寧久之不得還竊上北
樓以暢羈思或知之笞寧五十其所愛奴嘗詣或白事
有蟲上其衣袷揮袖拂去之或以爲慢已立捧殺之或
察史奸贓部內劫盜者無問輕重悉禁地穿中寢處糞
穢令其苦毒自非身死終不得出每赦書到州或未暇
省讀先召獄卒密重囚然後宣示百姓其刻暴如此由
是爲上所譴除名或慙憙不食妻子至其所輒怒唯侍
僮二人給使左右從家中索掇欲自殺家人不與陰遣
侍僮詣市買毒藥妻子又奪奉之或臥其子信時爲
儀同至或前流涕曰大人既且入朝廷重臣又無大過比
爲罪已之深復其官爵尋拜夔州總管卒官
燕榮字貴公華陰弘農人也祝周大將軍榮性剛嚴

有武藝仕周爲內侍上士從帝伐齊以功授開府儀同三司封高邑縣公高祖受禪進位大將軍進封落叢郡公拜晉州刺史尋從河間王弘擊突厥以功拜上柱國遷青州總管在州選絕有心加詰問輒楚撻之劓多見殘缺婦女姦盜屏跡境內肅然他州縣人經其界者畏若寇讎不敢休息後因入朝覲特加恩遇榮以母老請還歲入物上許之伐陳之役以爲行軍總管率水軍自東萊濟海入太湖取吳郡既破丹楊三人共立蕭璥爲主阻兵於晉陵爲宇文述所敗退保包山榮乃率精甲五千躡之璥敗走爲榮所執晉陵會稽悉平以功檢校揚州總管榮性嚴毅官寮微爲武侯將軍突厥寇邊以爲幽州總管榮性嚴毅所有威容長吏見者莫不惶懼自失范陽盧氏世爲著姓榮不皆署爲吏卒以屈辱之鞭笞在左右動至千數流血盈前飲噉自若嘗後部道次見叢棘堪爲笞箠命取之輒以試人人或自陳無杖許有罪宥之榮曰無過尚或陷況有過乎榜捶如舊榮每巡省管內聞人吏妻有美色者輒舍其室而淫之會

暴放縱日甚時元弘嗣除幽州刺史懼罹罔譴上表
勅榮曰弘嗣杖十已上罪皆聞榮忿曰豎子何敢弄
我及遣弘嗣監納奢粟賜得縑一匹輒罰之每笞不
滿十然一日中或至三數如是歷年怨隙日構榮遂收
付獄禁絕其糧弘嗣饑甚衣袴雜水咽之其妻詣闕稱
冤上遣考功侍郎劉士龍馳驛鞫問士龍奏榮毒虐又
贓穢狼籍遂徵還京賜死先且榮家寢室無故有蛆數
斛從地墳出未幾榮死於所止之處有子詢
趙仲卿河南洛陽人也父剛周利州總管周史有傳仲
卿性麤暴有旅力周齊王憲甚禮之以軍功位上儀同
爲幾伯中大夫後以平王
公高祖受禪進河北郡公
介之失無所寬捨轍笞輒
盜賊屏息皆稱真能遷朝
卿總統之微有不理皆依
衣倒曳於荊棘中時人譏
穫歲廣邊成無饑連之息
之仲卿因是開其脅肉遂

刺史懼罹罔譴上知之
聞榮忿曰豎子何敢弄
縑一匹輒罰之每笞不
歷年怨隙日構榮遂收
雜水咽之其妻詣闕稱
鞫問士龍奏榮毒虐又
榮家寢室無故有蛆數
利州總管周史有傳仲
鄉里推重有旅力周齊王憲甚禮之以軍功位上儀同
爲幾伯中大夫後以平王
公高祖受禪進河北郡公
介之失無所寬捨轍笞輒
盜賊屏息皆稱真能遷朝
卿總統之微有不理皆依
衣倒曳於荊棘中時人譏
穫歲廣邊成無饑連之息
之仲卿因是開其脅肉遂
會突厥啓民可汗求婚上許
相攻擊十七年啓民窘迫與

隋使長孫晟招慰通漢鎮其
逼潛遣人誘致啓民所部
至者二萬餘家其年從高頻
指白道以擊達頭仲卿率
前鋒至族蠶山與虜遇交戰
七日大破之追奔至乞
卿為方陣四面拒戰經
乃敗走追度白道踰秦
家上令仲卿處之恒安以
襲啓民令仲卿屯兵二
禹人以備之代州總管韓洪來
康公李藥王蔚州刺史
劉隆華將步騎一萬鎮恒安達
頡來寇韓洪軍大敗仲
卿自樂寧鎮邀擊斬千餘級明
年督役築金河定襄二城以居啓民時有上表言仲卿
酷暴上命御史王偉按之並實惜其功不罪因勞之曰
知公清正為下所惡賜物五百段仲卿益恣由是免官
仁壽初檢校司農卿蜀王秀之得罪奉詔往益州按之
秀賞客經過處仲卿必
深文致法州縣長吏坐者太半
上以為能賞奴婢五十
黃金二百兩米粟五千石奇
寶雜物稱是煬帝嗣位
兵部工部二尚書事卒官謚
曰肅子世弘嗣

崔弘度字摩訶衍博陵安平人也祖楷魏司空父說周大將軍安平縣公弘度襲爵為絕人儀貌魁岸鬚面甚偉性嚴酷年十七周大冢宰宇文護引為親信累轉大都督時護子中山公訓為揚州刺史令弘度從焉常與訓登樓至上層去地四五丈訓曰可畏也弘度曰此何足畏欻然擲下至地無損傷訓大奇之後以戰功授儀同從武帝平齊進位上開府鄴縣公賜物三千段粟三千石奴婢百口雜畜稱是廬昌期於范陽復從郎公韋孝寬經略淮南弘度

進攻壽陽隆守將吳文立以前後勳進位上大將軍公及尉遲迥作亂以弘度為行臺總管襲父爵安平公從韋孝寬討之弘度募長安驍雄數百人為別隊所當無不披靡弘度先適迥子為妻及破鄴城迥窘迫外樓弘度直上龍屋謂迥曰相識不今定之迥嚬呻曰相識不各圖國事不得顧私事以親戚之情謹竭亂兵不使幸早為身計何所待也迥擲弓於地罵大丞相誣臣殺弘度顧其弟弘昇曰汝可取迥頭弘昇遂斬之而自殺弘度位上柱國時行軍總管例封國

公以弘度不時殺迴
郡公開皇初以行軍總
史納妹爲秦孝王妃尋
急所在令行禁止盜賊
度爲江陵總管鎮荆州陳
管從秦孝王平陳賜物五
軍總管隸楊素出討弘度
屈下之一旦隸素意甚不平
總管檢校原州事以備胡無

弟弘昇女爲河南王妃仁壽中檢校太府卿自以一門
二妃無所降下每誡其寮吏曰人當誠慤毋得欺誑皆
曰諾後嘗食鼈侍者八九人弘度一一問之曰鼈美乎
人懼之皆云鼈美弘度大罵曰傭奴何敢誑我汝初未
食鼈安知其美俱杖之八十官屬百工見之者莫不流
汗無敢欺隱時有屈突盖者爲武候車騎亦嚴刻長安
爲之語曰寧飲三斗醋不見崔弘度寧炙三年艾不逢
屈突蓋然弘度理家如官子孫班白動行捶楚閨門整
肅爲當世所稱未幾卒王妃以罪誅河南王妃復被廢

弘度憂恚謝病於家語第乃與之別居彌不得志煬帝
即位河南王爲太子帝將復立崔妃遣中使就第宣旨
使者詣弘昇家弘昇父不之知使者反帝曰弘度有何言
使者曰弘度稱疾不起帝默然其事竟寢弘度憂憤未
幾卒弘昇字上安在周爲右侍上士從平齊遷迴以功
拜上儀同尋加開府封薰臺縣侯高祖受禪進爵爲公
授驃騎將軍歷忽鄭二州刺史襄州總管以戚屬故待
遇隆重及河南王妃罪廢弘昇亦免官煬帝即位歷冀
州刺史信都郡守位金紫光祿大夫轉涿郡太守遼東
之役檢校左武衛大將軍事詣軍壞盟宇文述等同敗
奔還發病卒

元弘嗣河南雒陽人也祖剛魏漁陽王父經周漁陽郡
公弘嗣少襲爵年十八爲左親衛開皇九年從晉王平
陳以功授上儀同後除觀州長史以嚴峻任事吏民怨
之轉幽州長史于時燕榮爲總管以酷虐聞榮每肆虐
於弘嗣嘗箠辱之弘嗣心不伏遂被禁語在榮傳及榮
誅弘嗣爲政酷又甚之無推鞫囚徒多以酖灌鼻或梯
弋其下竅無敢隱情奸僞畢息仁壽末授木工監修營

東都大業初煬帝潛有取遼東之意遣弘嗣往東萊海
監造船諸州役丁苦甚萊人督役晝夜立於水
中晝不敢息自腰以下無不生蟲死者十三四尋遷黃
門侍郎轉殿中少監遼東之役淮一位金紫光祿大夫明年
帝復征遼東會奴賊寇隴右詔弘嗣擊之及楊玄感作
亂逼東都弘嗣屯兵安定或告之謀應玄感者代王侑
遣使執詣行在所以無反狀得釋帝疑之除名徙日南
道死時年四十九有子仁
文同京兆頻陽人也性明辯有幹用開皇中以軍功
觀

拜儀同尋授桂州司馬煬帝嗣位徵為光祿少卿以忤
旨出為恒山郡贊務有一人豪猾每持長吏長短前後
守令咸憚之文同下車聞其名而數之因剋未為大橛
埋之於庭出尺餘四面各埋小橛令其人踣心於橛上
縛四肢於小橛以棒打其背應時潰爛郡中大駭吏民
懾氣及帝征遼東令文同巡察河北諸郡文同見沙門
齋戒菜食者以為妖妄皆收繫獄北至河間召諸郡官
人小有違逺者輒皆覆面於地而簪殺之求沙門相聚
講論及長老共為佛會者數百人文同以為結聚惑衆

盡斬之又悉裸僧尼驗有淫狀非童男女數千人復將
殺之郡中士女號哭於路諸郡驚駭各奏其事上聞之
大怒遣使者逮奚善意馳鎖之斬於河間以謝百姓讎
人剖其棺臠其肉而噉之斯須咸盡